

人所作實出於漢之諸儒也。

章如愚曰以齊魯韓之義可見者較之獨毛詩率與經傳合歐陽修曰關雎正風之首而齊魯韓三家皆以爲康王政衰之刺詩也杜欽傳曰佩玉宴安關雎歎之瓚曰此魯詩也後漢明帝詔曰昔應門失守關雎刺世薛君韓詩章句曰今內頑於色故詠關雎說淑女以刺時翼奉習齊詩五際卯酉午戌亥也司馬遷言商頌乃作於宋襄公之世韓詩章句商頌美襄公也其他如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之類皆爲康王時詩王風爲魯詩鼓鐘爲昭王詩並見錯之序論其與

毛詩異同不可悉舉賈誼以騶虞爲天子之囿以木瓜爲下之報上劉向以衛宣作邶邶黎莊公夫人作式微陳婦道蔡人之妻作芣苢至於賓之初筵或以爲衛武公飲酒悔過作也采芣之詩又以爲懿王時戎狄交侵詩人歌之曰靡室靡家玁狁之故前句奴傳類皆三家之說也楊雄亦曰周康之時頌聲作乎下關雎作乎上習治也鹿鳴正雅之始也太史公云仁義陵遲鹿鳴刺焉聖人刪詩豈以刺詩冠風雅之首哉楊子又云正考甫常晞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常晞正考甫矣正考甫得商頌而以爲作商頌奚斯

作新廟而以爲作魯頌此皆先儒所不取許叔重說文謂其稱詩毛氏皆古文也而字多與今詩異豈詩之文亦如書之有古今歟

漢胡母生睦孟嚴彭

胡母生齊人也治公羊春秋爲景帝博士與董仲舒同業仲舒著書稱其德年老歸教於齊齊之言春秋者宗事之公孫弘亦頗受焉而董生爲江都相弟子遂之者褚大嬴公呂步舒大至梁相步舒丞相史唯嬴公守學不失師法爲昭帝諫大夫授東海孟卿曾睦孟孟少時好遊俠鬪雞走馬長乃變節從嬴公

春秋

受春秋以明經爲議郎至符節令孝昭元鳳三年正月泰山萊蕪山南匈匈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圍入地深八尺三石爲足是時昌邑有枯社木卧復生又上林苑中大柳樹斷枯卧地亦自立生有蟲食樹葉成文字曰公孫病已立孟推春秋之意以爲石柳皆陰類下民之象而泰山者岱宗之嶽王者易姓告代之處今大石自立僵柳復起非人力所爲此當有從匹夫爲天子者枯社木復生故廢之家公孫氏當復興者也孟意亦不知其所在卽說曰先師董仲舒有言雖有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之受命

漢家堯後有傳國之運漢帝宜求索賢人禮以帝位而退

官長賜上此書時昭帝幼大將軍霍光秉政惡之下其書廷尉奏賜孟妄設祆言惑衆大逆不道皆伏誅後五年孝宣帝興於民間卽位徵孟子爲郎嚴彭祖下邳人也與顏安樂俱事畦孟孟弟子百餘人唯彭祖安樂爲明質問疑誼各持所見孟曰春秋之意在二子矣孟死彭祖安樂各顯門教授由是公羊春秋有顏嚴之學彭祖爲宣帝博士太子太傅廉直不事權貴或說曰天時不勝人事君以不修小禮曲

意亡貴人左右之助經誼雖高不至宰相願少自勉強彭祖曰凡通經術固當修行先王之道何可委曲從俗苟求富貴乎彭祖竟以太傅官終授瑯琊王中爲元帝少府家世傳業中授東門雲雲爲荊州刺史坐爲江賊拜辱命下獄誅顏安樂畦孟姊子也

漢瑕丘江公

瑕丘江公受穀梁春秋及時於魯申公傳子至孫爲博士武帝時江公與董仲舒並仲舒通五經能持論善屬文江公吶於口上使與仲舒議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孫弘本爲公羊學比輯其議卒用董生於是上

因尊公羊家詔太子授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興太子既通復私問穀梁而善之其後浸微唯魯榮廣受焉廣盡能傳其詩春秋高材變敏與公羊大師睦孟等論數困之故好學者頗復受穀梁沛蔡千秋皆從廣受學最篤宣帝卽位聞衛太子好穀梁春秋以問丞相韋賢長信少府夏侯勝及侍中樂陵侯史高皆魯人也言穀梁子本魯學公羊氏迺齊學也宜興穀梁時千秋爲郎召見與公羊家並說上善穀梁說擢千秋爲諫大夫給事中後有過左遷平陵令復求能爲穀梁者莫及千秋上愍其學且絕迺以千秋爲郎

中選郎十人從授汝南尹更始本自事千秋能說矣會千秋病死徵江公孫爲博士劉向以故諫大夫待詔受穀梁欲令助之江博士復死迺徵廣弟子周慶丁姓待詔保宮使卒授十人積十餘歲皆明習迺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羊穀梁同異各以經處是非時公羊博士嚴彭祖穀梁議郎尹更始待詔劉向等議三十餘事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經誼對多從穀梁由是穀梁之學大盛慶姓皆爲博士尹更始爲諫大夫又受左氏傳取其變理合者以爲章句傳子咸及翟方進房鳳咸至大司農方

貴讓良是
且文亦佳

進丞相大司馬王根薦房鳳明經通達擢爲光祿大夫時光祿勳王龔以外屬內卿與奉車都尉劉歆共校書三人皆侍中歆白左氏春秋可立哀帝納之以問諸儒皆不對歆於是數見丞相孔光爲言左氏以求助光卒不肯唯鳳龔許歆遂共移書責讓太常博士太司空師丹奏歆非毀先帝所立上於是出龔鳳補吏始江博士授胡常常授梁蕭乘王莽時爲講學大夫由是穀春秋有尹胡房氏之學

漢張蒼等

漢興北平侯張蒼及梁太傅賈誼京兆尹張敞皆修

春秋左傳誼爲左氏傳訓故授趙人貫公爲河間獻王博士子長卿授清河張禹禹與蕭望之同時爲御中數爲望之言左氏望之善之薦禹於宣帝徵禹待詔未及問會疾死授尹更始更始傳子咸及翟方進胡常常授黎陽賈護護授蒼梧陳欽子佚以左氏授王莽至將軍而劉歆從尹咸及翟方進受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賈護劉歆贊曰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寢盛支葉蕃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衆至千餘人蓋祿利之路然也初書唯有歐陽禮后易楊春

說書利
艾態

秋公羊而已。至孝宣世，復立大小夏侯尚書。大小戴禮、施孟、梁丘、易、穀、梁、春秋，至元帝世，復立京氏易。平帝時，又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所以網羅遺失，兼而存之矣。

後漢何休

何休，任城人也。爲人質村訥口，而雅有心思，精研六經。世儒無及者。以列卿子，詔拜郎中。非其好也，辭病而去。不仕州郡。進退必以禮。太傅陳蕃辟之，與參政事。蕃敗，休坐廢錮。乃作春秋公羊解詁，覃思不闕門十有七年。又注訓孝經論語、風角七分，皆經緯其謨。

不與守文同說。又以春秋駁漢事六百餘，妙得公羊本意。休善歷算，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黨禁解。又辟司徒羣公表。休道術深明，宜侍帷幄。倖臣不悅之，乃拜議郎。服虔，滎陽人也，少以清苦建志。入太學受業，有雅才，善著文論。作春秋左氏傳解行之。至今又以左傳駁何休之所駁漢事六十條，舉孝廉。拜九江太守，免遭亂行，客病卒。

後漢丁恭

丁恭，山陽人也。習公羊嚴氏春秋。恭學義精明，教授常數百人。州郡請召，不應。建武初，爲博士，遷少府諸

生自遠方至者著錄數千人當世稱爲大儒鍾興汝南人也少從丁恭受嚴氏春秋恭薦興學行高明光武召見問以經義應對甚明帝善之拜郎中稍遷左中郎將詔令定春秋章句去其復重以授太子又使宗室諸侯從興受章句封關內侯興自以無功不敢受爵帝口生教訓太子及諸王侯非大功邪興曰臣師丁公於是復封恭而興遂固辭不受爵卒於官

漢賈逵

賈逵字景伯扶風平陵人也父徽從劉歆受左氏春秋兼習國語周官又受古文尚書於塗暉學毛詩於

謝曼卿作左氏條例二十一篇逵悉傳父業弱冠能誦左氏傳及五經本文以大夏侯尚書教授雖爲古學兼通五家穀梁之說自爲兒童嘗在大學不進人間事身長八尺二寸諸儒爲之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性愷悌多智思倣儻有大節尤明左氏傳語爲之解詁五十一篇永平中上疏獻之顯宗重其書寫藏祕館時有神雀集宮殿官府冠羽有五采色帝異之以問臨邑侯劉復復不能對薦逵博物多識帝乃召見逵問之對曰昔武王終父之業鸞鷲在岐宣帝威懷戎狄神雀仍集此胡降之徵也帝勅蘭臺給事札

使作神雀頌，拜爲郎，與班固並校祕書，應對左右。肅宗立，降意儒術，特好古文尚書。左氏傳建初元年，詔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帝善逵說，使發左氏傳大義，長於二傳者。逵於是具條奏之曰：臣謹摛出左氏三十事，尤著明者，斯皆君臣之正義、父子之紀綱。其餘同公羊者，什有七八，或簡小異，無害大體。至如祭仲紀季、伍子胥叔術之屬，左氏義深於君父，公羊多任於權變，其相殊絕，固以甚遠。而寃抑積久，莫肯分明。臣以永平中，上言左氏與圖讖合者，先帝不遺芻蕘，省納臣言，寫其傳話，藏之祕書。建平中，侍中

永平
心評

劉歆欲立左氏，不先暴論大義而輕移太常，恃其義長，詆挫諸儒，諸儒內懷不服，相與排之。孝哀皇帝重逆衆心，故出歆爲河內太守。從是攻擊左氏，遂爲重讐。至光武皇帝，奮獨見之明，典立左氏。穀梁會二家先師，不曉圖讖，故令中道而廢。凡所以存先王之道者，要在安上理民也。今左氏崇君父，卑臣子，強幹弱枝，勸善戒惡，至明至切，至直至順。且三代異物，損益隨時。故先帝博觀異家，各有所採。易有施孟，復立梁丘。尚書有歐陽，復有大小夏侯。今三傳之異，亦猶是也。又五經家皆無以證圖讖，明劉氏爲堯舜者而左

氏獨有明文五經皆言顓頊代黃帝而堯不得爲火德也左氏以爲少昊代黃帝卽圖議所謂帝宣也如令堯不得爲火則漢不得爲赤其所發明補益實多陛下遊情六藝研礪綜微若復留意廢學以廣聖見庶幾無所遺失矣書奏帝嘉之賜布五百疋令逵自選公羊嚴顏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與簡紙經傳各十通逵母常有疾帝欲加賜以校書例多特以錢二十萬使潁陽侯馬防與之謂防曰賈逵母病此子無人事於外屢空則從孤竹之子於首陽山矣逵數爲帝言古文尚書與經傳爾雅詁訓相應詔令

撰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同異逵集爲三卷帝喜之復令撰齊魯韓詩與毛氏異同并作周官解故遷逵爲衛士令八年乃詔諸儒各選高才生受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由是四經遂行於世皆拜逵所選弟子及門生爲千乘王國郎朝夕受業黃門署學者皆欣欣羨慕焉和帝卽位以逵爲左中郎將復爲侍中領騎都尉內備帷幄兼領祕書近署甚見信用逵薦東萊司馬均陳國汝郁帝卽徵之並蒙優禮均安貧好學隱居教授不應辟命信誠行乎州里鄉人有所計爭輒令祝少賓不直者終無敢言位至侍

中。以老病乞身。帝賜以大夫祿。歸鄉里。郁性仁孝。及親歿。遂隱處山澤。後累遷魯相。以德教化。百姓稱之。流人歸者八九千戶。達所著經傳義詁及論難百餘萬言。又作詩頌。誄書連珠酒令。凡九篇。學者宗之。後世稱為通儒。然不修小節。當世以此頗譏焉。故不至大官。永元十三年卒。時年七十二。朝廷愍惜。除兩子為太子舍人。

後漢鄭衆

鄭衆年十二。從父興受左氏春秋。精力於學。明三統。歷作春秋難記條例。兼通易詩。知名於世。建武中太

子及山陽王荆。因虎賁中郎將梁松。以縑帛聘請衆。欲為通義。引藉出入殿中。衆謂松曰。太子儲君。無外交之義。漢有舊防。蕃王不宜私通賓客。遂辭不受。松復風衆以長者意。不可逆。衆曰。犯禁觸罪。不如守正而死。太子及荆聞而奇之。亦不強也。及梁氏事敗。賓客多坐之。唯衆不染。於辭永平中。辟司空府。以明經給事中。遷越騎司馬。復留給事中。是時北匈奴遣使求和親。顯宗遣衆持節使匈奴。衆至北庭。虜欲令拜。衆不為。屈單于大怒。圍守閉之。不與水火。欲脅服衆。衆拔刀自誓。單于恐而止。乃更發使隨衆還京師。朝

是經世務

議欲復遣使報之。衆上疏諫曰：臣伏聞北單于所以
要致漢使者，欲以離南單于之衆，堅三十六國之心
也。又當揚漢和親，誇示鄰敵，令西域欲歸化者局促
狐疑，懷上之人絕望中國耳。漢使既到，便偃蹇自信。
若復遣之，虜必自謂得謀，其羣臣駁議者，不敢復言。
如是，南庭動搖，烏桓有離心矣。南單于久居漢地，且
知形勢萬分離析，旋為邊害。今幸有度遼之衆，揚威
北垂，雖勿報答，不敢為患。帝不從，復遣衆。衆因上言
臣前奉使不為匈奴拜，單于恙恨，故遣兵圍臣。今復
銜命，必見陵折。臣誠不忍持大漢節，對氊裘獨拜。如

令匈奴遂能殺臣，將有損大漢之強。帝不聽，衆不得
已，既行，在路連上書固爭之。詔切責衆，遣還繫廷尉。
會赦歸家。其後帝見匈奴來者，問衆與單于爭禮之
狀，皆言匈奴中傳衆意氣壯勇，雖蘇武不過。乃復召
衆為軍司馬，使與馬廖擊車師。至燉煌，拜為中郎將，
使護西域。會匈奴脅車師圍戊巳校尉，衆發兵解遷，
武威太守謹修邊備，虜不敢犯。遷在馮翊，政有名迹。
建初六年代鄧彪為大司農。肅宗議復鹽鐵，衆諫不
可，詔切責。至被奏劾，衆執之不移。帝不從。在位以清
正稱。其後受詔作春秋刪十九篇。八年卒。

晉范甯

范甯字武子少篤學多所通覽簡文帝爲相將辟之爲桓温所諷遂寢不行故終温之世兄弟無在列位者時以浮虛相扇儒雅日替甯以爲其源始於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於桀紂乃著論王何蔑棄典文不遵禮度游辭浮說波蕩後生飾華言以翳實騁繁文以惑世縉紳之徒翻然改轍洙泗之風緬焉將墜遂令仁義幽淪儒雅蒙塵禮壞樂崩中原傾覆桀紂暴虐正足以滅身覆國爲後世鑒戒耳豈能回百姓之視聽哉王何叨海內之浮譽資膏粱之傲誕畫魑魅

以爲巧扇無檢以爲俗吾固以爲一世之禍輕歷代之罪重自喪之釁小迷衆之愆大也温死之後始解褐爲餘杭令在縣興學校養生徒潔已修禮志行之士莫不宗之更營新廟博求辟雍明堂之制甯據經傳奏上皆有典證孝武帝雅好學甚被親愛朝廷疑議輒諮訪之甯指斥朝士直言無諱王國寶甯之甥也以諂事會稽王道子懼爲甯所不容乃相驅扇因被疎隔求補豫章太守帝曰豫章不宜太守何急以身試死邪甯不信卜占固請行初甯之出非帝本意故所啓多合旨甯在郡又大設庠序遣人往交州採

磬石以供學用，改革舊制，不拘常憲，遠近至者千餘人，資給衆費，一出私祿，并取郡四姓子弟，皆克學生，課讀五經，又起學臺，功用彌廣。江州刺史王凝之言曰：豫章郡居此州之半，太守臣甯，入叅機省，出宰名郡，而肆其奢濁，所爲狼藉，郡城先有六門，甯悉改作重樓，復更開二門，合前爲八，私立下舍七所，臣伏尋宗廟之設，各有品秩，而甯自置家廟，又下十五縣，皆使左宗廟，右社稷，準之太廟，皆資人力，又奪人居宅，工夫萬計，詔曰：漢宣云，可與共治天下者，良二千石也。若范甯果如凝之所表者，豈可復宰郡乎？以此抵

罪。子泰時爲天門太宰，棄官稱訴，帝以甯所務惟學事，久不判，會赦免。初，甯嘗患目痛，就中書侍郎張湛求方，湛因嘲之曰：占方宋陽里子少得其術，以授魯東門伯魯，東門伯以授左丘明，遂世世相傳。及漢杜子夏、鄭康成、魏高堂隆、晉左太冲、凡此諸賢，並有目疾，得此方，云用捐讀書一，減思慮二，專內視三，簡外觀四，旦晚起五，夜早眠六，凡六物，熬以神火，下以氣，徒蘊於胸中，七日，然後納諸方寸，修之一時，近能數其睫，遠視尺捶之餘，長服不已，洞見牆壁之外，非但明目，乃亦延年。旣免官家于丹陽，猶勤經學，終年不

輟年六十三卒于家。初甯以春秋穀梁氏未有善釋，遂沉思積年，爲之集解，其義精審，爲世所重。旣而徐邈復爲之注。

唐啖助

啖助字叔佐，趙州人。後徙關中，淹該經術。天寶末，調臨海尉。丹陽主簿秩滿，屏居甘足，疏糗善爲春秋考。三家短長，縫綻漏闕，號集傳。凡十年，乃成。復攝其綱條爲例，統助、愛、公穀二家，以左氏解義多謬，其書乃出於孔氏門人，且論語孔子所引，率前世人。老彭、伯夷等類，非同時而言。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丘明者

蓋如史佚遲任者，又左氏傳國語屬綴不倫，序事乖刺，非一人所爲。蓋左氏集諸國史以釋春秋，後人謂左氏便傳著丘明，非也。助之鑿意多此類。助門人趙匡陸質，其高弟也。助卒年四十七，質與其子異哀錄助所爲春秋集註總例，請匡損益，質纂會之，號纂例。立句吳人兼善左氏春秋，以二經教授，繇四門助教爲博士，秩滿當去，諸生封疏乞留，凡十九年卒于官。弟子共葬之。士句撰春秋傳，未甚傳。後文宗喜經術，宰相李石因言士句春秋可讀，帝曰：朕見之矣。穿鑿之學，徒爲異同，但學者如浚井得美水而已，何必勞

苦勞求然後爲得耶

贊曰春秋詩易書由孔子時師弟子相傳歷暴秦不
斷如系至漢興刻挾書令則儒者肆然講授經典或
言左氏與孔子同時以魯史附春秋作傳而公羊高
穀梁赤皆出于夏門人三家言經各有回舛然猶悉
本之聖人其得與失蓋十五義或繆誤先儒畏聖人
不敢輒改也啖助有唐名治春秋摭訕三家不本所
承自用名學憑私臆決尊之曰孔子意也趙陸從而
唱之遂顯于時嗚呼孔子沒乃數千年助所推著果
其意乎其未可必也以未可必而必之則固持一已

之固而倡茲世則誣誣與固君子所不取徒令後生
穿鑿詭辨詬前人捨成說而自爲紛紛助所階已

宋孫復

孫復字明復晉州平陽人舉進士不第退居泰山學
春秋著尊王發微十二篇大約本於陸淳而增新意
石介有名山東自介而下皆以先生事復年四十不
娶李迪知其賢以弟之女妻之復初猶豫石介與諸
弟子請曰公卿不下士久矣今丞相不以先生貧賤
欲託以子宜以因成丞相之賢名復乃聽孔道輔聞
復之賢就見之介執杖履立侍復左右升降拜則扶

之其往謝亦然介既爲學官語人曰孫先生非隱者也於是范仲淹富弼皆言復有經術宜在朝廷除秘書省校書郎國子監直講車駕幸大學賜緋衣銀魚召爲邇英閣祇候說書楊安國言其講說多異先儒罷之魯狂人孔直溫敗得所遺復詩坐貶處州監稅歷通判陵州未行翰林學士趙槩等十餘人言復經爲人師不宜使佐州縣留爲直講稍遷殿中丞卒賜錢十萬復與胡瑗不合在大學常相避瑗治經不如復而教養諸生過之復既病韓琦言於仁宗選書吏給筆命其門人祖無擇就復家得書十五萬言錄藏

秘閣特官其一子

漢高堂生二戴

禮記

漢興魯高堂生博士禮十七篇而魯徐生善爲頌孝文時徐生以頌爲禮官大夫傳子至孫延襄襄資性善爲頌不能通經延頗能未善也襄亦以頌爲大夫至廣陵內史而瑕丘蕭奮以禮至淮陽太守諸言禮爲頌者由徐氏孟卿東海人也事蕭奮以授后倉倉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授梁戴德及德兄子聖沛慶普爲東平太傅德號大戴爲信都大傅聖號小戴以博士論石渠至九江太守由是禮有大戴小

戴慶氏之學德在九江治行多不法前刺史以其大儒優容之何武爲刺史行部錄囚徒有所舉以屬郡聖曰後進肆生何知廼欲亂人治皆無所決武使從事廉得其罪聖懼自免後爲博士毀武於朝廷武聞之終不揚其惡而聖子賓客爲羣盜得繫廬江聖自以子必死武平心決之卒得不死自是後聖慙服武每奏事至京師聖未嘗不造門謝恩慶大小戴三家皆立博士孔安國所獻禮古經五十六篇及周官經六篇前世傳其書未有名家中興以後亦有大小戴博士雖相傳不絕然未有顯於儒林者建武中曹克習

慶氏學傳其子衰遂撰漢禮於是有慶氏之學

梁皇侃

皇侃吳郡人明三禮孝經論語爲國子助教於學講說聽者常數百人撰禮記講疏五十卷書成奏上詔付祕閣頃之召入壽光殿說禮記義梁武帝善之加員外散騎侍郎

北齊熊安生

熊安生阜城人也少好學勵精不倦從陳達受三傳從房紉受周禮後受禮於李寶鼎遂博通五經然專以三禮教授弟子乃討論圖緯摭異聞先儒所未

悟者皆發明之河清中陽休之特奏爲國子博士宣
政元年拜露門博士下大夫時年八十餘尋致仕卒
於家安生旣學爲儒宗常受其業擅名於後者劉焯
劉炫等皆其門人所撰周禮義疏二十卷禮記義疏
三十卷孝經義一卷並行於世

後漢馬融

馬融扶風人也博通經籍大將軍鄧騭聞融名召爲
舍人非其好也遂不應命客於涼州武都漢陽界中
會羌虜颺起邊方擾亂米穀踴貴自關以西道殣相
望融旣饑困乃悔而歎息復往應騭召拜爲校書郎

中詣東觀典校秘書是時鄧太后臨朝騭兄弟輔政
而俗儒以爲文德可興武功宜廢遂寢鬼狩之禮息
戰陳之法故猾賊從橫乘此無備融乃感激以爲文
武之道聖賢不墜五才之用無或可廢元初二年上
廣成頌以諷諫頌奏忤鄧氏滯於東觀十年不得調
因兄子喪自劾歸太后聞之怒謂融羞薄詔除欲仕
州郡遂令禁錮之太后崩安帝親政召還郎署復在
講部出爲河間王廐長史時車駕東巡岱宗融上東
巡頌帝奇其文召拜郎中陽嘉二年對策拜議郎大
將軍梁商表爲從事中郎轉武都太守時西羌反叛

征西將軍馬賢與護羌校尉胡疇征之而稽久不進融知其將敗上疏乞自效曰今雜種諸羌轉相鈔盜宜及其未并亟遣深入破其支黨而馬賢等處處留滯羌胡百里望塵千里聽聲今逃匿避回漏出其後則必侵寇三輔爲民大害臣願請賢所不可用關東兵五千裁假部隊之號盡力率厲理根行首以先吏士三旬之中必尅破之臣少習學藝不更武職猥陳此言必受誣罔之辜昔毛遂廝養爲衆所蚩終以一言尅定從要臣懼賢等專守一城賢攻於西而羌出於東且其將士必有高尅潰叛之變朝廷不能用又

陳星亭參畢參西方之宿畢爲邊兵至於分野并州是也西戎北狄殆將起乎宜備二方尋而隴西羌反烏桓寇上郡皆卒如融言桓帝時爲南郡太守先是融有事忤大將軍梁冀旨諷有司奏融在郡貪濁免官髡徙朔方自刺不死得赦還復拜議郎重在東觀著述以病去官融才高博洽爲世通儒涿郡盧植北海鄭玄皆其徒也善鼓琴好吹笛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居宇器服多存侈飾常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嘗欲訓左氏春秋及見賈逵鄭衆注乃曰賈君精而不博鄭君博而不精旣精旣博吾

其人可知
矣不必出
焉之諱

好

何加焉。但著三傳異同說。注孝經論語詩易三禮尚書列女傳老子淮南子離騷。初融懲於鄧氏不敢復違忤勢家。遂爲冀草奏李固。又作大將軍西第頌。以此頗爲正直所羞。年八十八卒於家。遺令薄葬。族孫日殫獻帝時。位至太傅。論曰。馬融辭命鄧氏。逡巡隴漢之間。將有意於居貞乎。旣而羞曲士之節。惜不貲之軀。終以奢樂恣性。黨附成譏。固知識能匡欲者鮮矣。夫事苦則矜全之情薄。生厚故安存之慮深。登高不懼者。胥靡之令也。坐不垂堂者。千金之子也。原其大略。歸於所安而已矣。物我異觀。亦更相笑也。

後漢鄭玄

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玄少爲鄉嗇夫。得休歸。嘗詣學官。不樂爲吏。父數怒之。不能禁。遂造太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先。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算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以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人。融素驕貴。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乃使高業弟子傳授於玄。玄日夜尋誦。未嘗怠倦。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玄善算。乃召見於樓上。玄因從質諸疑義。

問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玄自遊學十餘年乃歸鄉里家貧客耕東萊學徒相隨已數百千人及黨事起乃與同郡孫嵩等四十餘人俱被禁錮遂隱脩經業杜門不出時任城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玄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嘆曰康成人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初中興之後范升陳元李育賈逵之徒爭論古今學後馬融荅北地太守劉瓌及玄荅何休義據通深由是古學遂明靈帝末黨禁解大將軍何進聞而辟之州郡以進懼戚不敢違意遂迫脅玄不得

已而詣之進爲設几杖禮待甚優玄不受朝服而已幅巾見一宿逃去時年六十弟子河內趙商等自遠方至者數千後將軍袁隗表爲侍中以父喪不行國相孔融深敬於玄屣履造門告高密縣爲玄特立一鄉曰昔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皆異賢之意也鄭君好學實懷明德昔太史公廷尉吳公謁者僕射鄧公皆漢之名臣又商山四皓東園公夏黃公潛光隱輝世嘉其高皆悉稱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昔東海于公僅有一節猶或戒鄉人侈其門閭矧乃鄭公之德而無駟

壯之路可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爲通德門董卓遷都長安公卿舉玄爲趙相道斷不至會黃巾寇青部乃避地徐州徐州牧陶謙接以師友之禮建安元年自徐州還高密道遇黃巾賊數萬人見玄皆拜相約不敢入縣境時大將軍袁紹總兵冀州遣使要玄太會賓客玄最後至乃延升上坐玄身長八尺飲酒一斛秀眉明目容儀溫偉紹客多豪俊並有才說見玄儒者未以通人許之競設異端百家互起玄依方辯對或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嗟服時汝南應劭亦歸於紹因自贊曰故太山太守應中遠北面稱弟子

何如玄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閎劭有慙色紹乃舉玄茂才表爲左中郎將皆不就公車徵爲大司農給安車一乘所過長吏送迎玄乃以病自乞還家時袁紹與操相拒於官渡令其子譚遣使逼玄隨軍不得已載病到元城縣疾篤不進卒年七十四凡玄所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中候乾象曆又著天文七政論魯禮禘祫義六藝論毛詩譜駁許慎五經異義荅林孝存周禮難凡百餘萬言玄質於辭訓通人頗譏其繁至於經傳洽熟稱爲純儒齊魯間宗之其門人山陽郗

八編類集 卷一百三十一
慮至御史大夫東萊王基清河崔琰著名於世。又樂安國淵任嘏時並童幼。玄稱淵爲國器。嘏有道德。其餘亦多所鑒。拔皆如其言論者曰。毛詩鄭氏箋。其失愈多。不諫而入鄭。以爲入宗廟。狼跋言周公安閑。得於讒疑之中。故有公孫碩膚赤烏几几之句。而鄭謂之公遜庭燎。見宣王之怠政。而鄭以爲不設雞人之官。綠衣之詩。而鄭氏又以爲祿諸。類此不可悉數。玄注書序舜典云。入麓伐迷木。注五子之歌云。避亂於洛汭。注胤征臣名。又注禹貢引胤征云。厥篚玄黃。昭我周王。又注咸有一德云。伊陟臣扈曰。又注典寶引伊訓云。載孚在毫。又曰。征是三朧。又注旅獒讀曰毫。謂是道毫之長。又古文有仲虺之誥。太甲說命等見在。而云亡其汭。作典寶等一十三篇見在。而云已逸。是不見古文。

魏王肅

王肅字子雍。年十八。從宋忠讀太玄。而更爲之解。黃初中。爲散騎黃門侍郎。拜散騎常侍。大司馬曹真征蜀。肅上疏諫。於是遂罷。青龍中山陽公薨。漢主也。肅上疏曰。昔唐禪虞。虞禪夏。皆三年之喪。然後踐天子之尊。是以帝號無虧。君禮猶存。今山陽公承順天命。

允荅民望、進禪大魏、退處賓位、公之奉魏、不敢不盡節、魏之待公、優崇而不臣、其薨、視歛之制、與徒之節、皆同之於王者、是故遠近歸仁、以爲盛美、且漢總帝、皇之號、號曰皇帝、有別稱帝、無別稱皇、則皇是其差輕者也、故當高祖之時、土無二王、其父見在、而使稱皇、明非二王之嫌也、況今以贈終、可使稱皇、以配其謚、明帝不從、乃追謚曰漢孝獻皇帝、後肅以常侍領秘書監、兼崇文觀祭酒、出爲廣平太守、公事徵還、拜議郎、遷太常、時大將軍曹爽專權、任用何晏、鄧颺等、肅與太尉蔣濟、司農桓範論及時政、肅正色曰、此輩

卽弘恭、石顯之屬、復稱說邪、爽聞之、戒何晏等曰、當共慎之、公卿已比諸君、前世惡人矣、坐宗廟事免、後爲光祿勳、時有二魚、長尺、集于武庫之屋、有司以爲吉祥、肅曰、魚生於淵、而亢於屋、介鱗之物、失其所也、邊將其殆、有棄甲之變乎、其後果有東關之敗、徙爲河南尹、嘉平六年、持節兼太常、奉法駕迎高貴鄉公于元城、是歲、白氣經天、大將軍司馬景王問肅其故、肅荅曰、此蚩尤之旗也、東南其有亂乎、君若修己以安百姓、則天下樂安者、歸德、唱亂者、先亡矣、明年鎮東將軍毋丘儉、揚州刺史文欽反、景王謂肅曰、霍光

感夏侯勝之言。始重儒學之士。良有以也。安國寧主其術焉。在肅曰。昔關羽率荊州之衆。降于禁于漢濱。遂有北向爭天下之志。後孫權襲取其將士家屬。羽士衆一旦瓦解。今淮南將士父母妻子皆在內州。但急往禦衛使不得前。必有關羽土崩之勢矣。景王從之。遂破儉。欽後遷中領軍。加散騎常侍。甘露元年卒。追贈衛將軍。諡曰景侯。初肅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會同異。爲尚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傳。皆列於學官。其所論駁朝廷典制郊祀宗廟喪紀輕重凡百篇。時樂安孫叔敖受學鄭玄之。

門人稱東州大儒。徵爲秘書監。不就。肅集聖證論。以譏短玄叔。然駁而釋之。及作周易春秋例。毛詩禮記春秋三傳國語爾雅諸注。又著書十餘篇。

梁崔靈恩

崔靈恩。清河人也。少篤學。徧習五經。尤精三禮三傳。仕魏爲太常博士。天監十三年歸梁。累遷步兵校尉。兼國子博士。靈恩性拙朴。無風采。及解析經理。甚有精致。助教孔僉尤好其學。靈恩先習左傳服解。不爲江東所行。乃改說杜義。每文句常申服以難杜。遂著左氏條義以明之。時助教虞僧誕又精杜學。因作申

杜難服以答靈恩世並傳焉

隋劉焯

劉焯信都人也隋運洛陽石經至京師文字磨滅莫能知者奉勅與劉炫二人論義深挫諸儒咸懷妬恨遂爲飛章所謗除名于是優游鄉里專以教授著述爲務孜孜不倦買馬王鄭所傳章句多所是非九章算術周髀七曜曆書十餘部推步日月之輕量度山海之術莫不覈其根本窮其秘奧著稽極十卷曆書十卷五經述議並行于世劉炫聰明博學名亞于焯故時人稱二劉焉

劉炫

劉炫河間人也爲縣司責其賦役炫自陳于內史內史送詣吏部尚書韋世康問其所能炫自爲狀曰周禮禮記毛詩尚書公羊左傳孝經論語孔鄭王何服杜等注凡十三家雖義有精粗並堪講授周易儀禮穀梁用功差少史子文集嘉言故事咸誦於心天文律曆窮覈微妙至于公私文翰未嘗假手吏部竟不詳試然在朝知名之士十餘人保明炫所陳不謬于是除殿內將軍時牛弘奏購求天下遺逸之書炫遂僞造書百餘卷題爲連山易魯史記等錄上送官取

賞而去後人有訟之經赦免死坐除名歸于家以教授爲務與諸儒修定五禮授旅騎尉吏部尚書牛弘建議以爲禮諸侯絕傍替大夫降一等今之上柱國雖不同古諸侯比大夫可也官在第二品宜降傍親一等議者多以爲然炫駁之曰古之仕者宗一人而已庶子不得進由是先王重嫡其宗子有分祿之義族人與宗子雖疎遠猶服衰三月良由受其恩也今之仕者位以才升不限嫡庶與古旣異何降之有今之貴者多忽近親若或降之人道之疎自此始矣遂寢其事開皇二十年廢國子四門及州縣學唯置太

學博士二人學生七十二人炫上表言學校不宜廢情理甚切帝不納時國家殷盛皆以遼東爲意炫以爲遼東不可伐作撫夷論以諷焉當時莫有悟者及大業之季三征不尅炫言方驗弘嘗問炫案周禮士多而府史少今令史百倍于前判官減則不濟其故何也炫曰古人委任責成歲終考其殿最案不重校文不繁悉府史之任掌要目而已今之文簿恒慮勤覆鍛鍊若其不密萬里追證百年舊案故諺云老吏抱案死今古不同若此之相懸也事煩政弊職此之由弘又問魏齊之時令史從容而已今則不遑寧舍

其事何由。炫曰：齊氏立州，不過數十。三府行臺遞相統領文書行下，不過十條。今州三百，其繁一也。往者州唯置綱紀，郡置守丞，縣唯令而已。其所具僚，則長官自辟，受詔赴任。每州不過數十，今則不然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纖芥之迹皆屬考功，其繁二也。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官事不省，而望從容，其可得乎。弘甚善其言，而不能用。時盜賊蜂起，穀食踊貴，經藉道息，教授不行。炫與妻子相去百里，聲聞不通，糧餉絕斷。其門人多隨盜賊，哀炫窮乏，詣城下索炫。郡官乃出炫，與之。炫爲賊所將，過下城堡，未幾賊爲官軍所破，炫饑餓無所依，復投縣官。縣官意炫與賊相知，恐爲後變，遂閉門不納。時夜大寒，因此凍餒而死。其後門人謚曰宣德先生。

宋陳暘

陳暘字晉之，福州人。中紹聖制科，授順昌軍節度推官。徽宗初，進迂衡集以勸導，紹述得太學博士、祕書省正字、禮部侍郎。趙挺之言暘所著樂書二十卷，貫穿明備，乞援其兄祥道進禮書故事，給札旣上，遷太常丞，進駕部員外郎，爲請議司參詳。議禮樂，魏漢津議樂用京房二變，四清暘曰：五聲十二律，樂之正也。

二變四清樂之蠹也。二變以變官爲君，四清以黃鍾清爲君，事以時作，固可變也。而君不可變。太簇、太呂夾鍾，或可分也。而黃鍾不可分。豈古人所謂尊無二上之旨哉？時論方右漢津，絀賜議進鴻臚，太常少卿禮部侍郎以顯謨閣待制提舉醴泉觀，嘗坐事奪已而復之。卒年六十八，祥道字用之，元祐中爲太常博士，終秘書省正字，所著禮書一百五十卷，與賜樂書並行于世。

梁陸澄

陸澄，吳人也。澄當世稱爲碩學，讀易三年不解文義，欲撰宋書，竟不成。王儉戲之曰：「陸公，書厨也。」家多墳籍，人所罕見。撰地理書及雜傳，死後乃出。

唐孔穎達

孔穎達，黃州衡水人。煬帝召天下儒臣集東都，詔國子祕書學士與論議，穎達爲冠。又年最少，老師宿儒恥出其中，陰遣客刺之，匿楊玄感家，得免。補太學助教。隋亂，避地虎牢。太宗平洛，授文學館學士。貞觀初，封曲阜縣男，轉給事中。帝幸太學，觀釋菜，命穎達講經畢，上釋奠頌，有詔褒美。後太子稍不法，穎達爭不已。乳夫人曰：「太子旣長，不宜數面折之。」對曰：「蒙國厚

恩雖死不恨，剴切愈至，後致仕卒，陪葬昭陵，謚曰憲。初，穎達與顏師古等受詔撰五經義訓，凡百餘篇，號義贊，詔改爲正義云。雖包貫異家，爲詳博，然其中不能無謬。元博士馬嘉運駁正其失，至相譏詆，有詔更令裁定。功未就，永徽二年，詔中書門下與國子三館博士弘文館學士考正之。于是僕射于志寧、張行成、侍中高季輔，就加增損，書始布。有如安國以四嶽爲四人，以傳說板築爲胥靡之類，世共知其爲非矣，而穎達之陋，不專在于解釋之間，正在于引讖緯之書，以亂經也。讖緯之書，出于漢哀平之間，迂闊怪妄，引

聖經以折其誕，可也。而反援以證經，則是以經爲不足信，而以讖緯爲可信也。

元黃澤

附趙涉

黃澤字楚望，蜀資州人。時澤年四十五，自是以來十餘年間，屢悟聖經隱賾之義，凡數十處，而失傳之旨以漸可通，乃作思古吟十章，極言聖人德容之盛，上達於文王周公，以致其寤寐不忘之意。時郡守寓公猶有能敬重澤者，待澤以學校賓師之禮。月致米六斛，鈔三十千。蓋國初賢守設以奉前代，寓公之無歸者，方二親高年，陋巷破窓，不蔽風雨，澤敬共奉持，菽

水驩然如有三牲之養也。又十餘年而二親相繼終。澤年近六十矣。數經歲太侵。家人采木實草根療饑。行部有蔡副使者。考學糧之籍。謂澤一耆儒。爾月廩大豐。削其三之二。時澤老不復能教授。而家人輩寒饑自此始矣。當其絕食相視。默默不知所出。而澤瞑目端居。涵泳優游。未嘗少變。或與客談論。終日揖讓。如平時。客不知澤未飯也。然終不爲一日降志以謀溫飽。唯以聖人之心。不明經學。失傳若已有罪。用是以大成澤於經學。以積思自悟爲主。以自然的當不可移易爲則。故其悟也。或得諸幽閒寂寞之餘。或得

諸顛沛流離之頃。或得諸疾病無聊之日。或得諸道途風雨之中。及其久也。則豁然無不貫通。自天地定位。人物未生以前。沿而下之。凡遠古之初。萬物之原。載籍所不能具者。皆昭若發蒙。如示諸掌。當是時。唯臨川吳澄。辨學正誼。盡通諸經。最爲知澤者。嘗拜集賢之命。至揚而還。養疾九江濂谿書院。見澤所著易學濫觴。春秋指要。心大善之。題其卷端曰。楚望父之著經也。其志可謂苦矣。易欲明象。春秋欲明書法。蓋將前無古而後無今。又得六經辯釋補註觀之。謂學者曰。今人無能知黃楚望者。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者。

聖人之徒也。楚望其人乎，亦爲序以歸之。然澤雅自
慎，重其學，未嘗輕與人言，以爲其人學不足以明聖
人之心志。不以六經明晦爲己任，則雖與之言終日，
無益也。澤寧使其學不傳於後，終不肯自枉以授諸
人。鄭康成當專門固陋之世，以一家之學纂釋羣經，
具著成說，孔穎達考覈百家，大明鄭義，雖於聖人之
道無聞，而博古窮經，斯以勤矣。自是四百餘年，習爲
定論。至宋清江劉原父始以聰明博洽之資，據經考
禮，欲盡排周秦以來傳註之失。宋代經學之盛，劉公
實張之，而說者日新矣。及朱子出，而羣言有所折衷。

遂定於一，猶吾夫子之志也。然朱子於易簡其辭，微
其義，將使學者皆得自致於經，晚歲猶拳拳禮學而
弗克論著，故君子論古今經註以爲自朱子詩集傳
之外，俱不無遺憾也。澤乃欲以近代理明義精之學，
用漢儒博物考古之功，加以精思沒身而止，門人惟
新安趙汭爲高弟，得其春秋之學爲多。汭始拜澤于
其門，請問治經之要，澤曰：在致思而已。然不盡悟傳
註之失，則亦不知所以爲思也。請問致思之道，澤曰：
當以一事爲例。禮女有五不娶，其一爲喪父長子。註
曰：無所授命。近代說者曰：蓋喪父而無兄者也。女之

喪父無兄者多矣何罪而見絕於人如此其非先王之
意明矣姑以此思之或二三年或七八年儻得其
說則知先儒說經其已通者未必皆當其未通者未
嘗不可致思也沆退而思之女之喪父無兄者誠不
當與逆亂刑疾之于同棄於世久之乃得其說曰此
蓋宋桓夫人許穆夫人之類爾故曰無所受命註猶
未失也若喪父而無兄則替功之親皆得爲之主矣
嘗以質於澤澤曰子能如是求之甚善然六經疑義
若此者衆矣當務完養而慎思之毋輕發也遂授以
求春秋之要曰楚殺其大夫得臣此書法也當求之

於二百四十二年之內夫人姜氏如齊師此書法也
當求之於二百四十二年之外沆思之經歲不得其
說澤爲易置其語曰夫人姜氏如齊師此書法也當
求之於二百四十二年之內楚殺其大夫得臣此書
法也當求之於二百四十二年之外沆蓋自是始達
春秋筆削之權乃知澤於六經之學以其所自得而
教人者蓋如此

趙沆始就外傳受四書卽多疑問師答以初學毋過
求意殊不釋夜歸別室取朱子大全集語類等書讀
之如是者數年乃往九江見澤稟學焉盡得其所舉

六經疑義千餘條以歸所輯春秋師說蓋始於此久之
之汭復念澤高年平生精力所到一旦不傳可惜也
復如九江澤乃授以學春秋之要居二歲請受易得
口授六十四卦卦辭大義後夏某教授洪都汭再往
見焉夏某問易象春秋書法如何澤以所聞對夏某
猶以枉用心力爲戒特出其夏氏先天易書曰此義
易一大象也又曰吾先人遺書當悉付子矣汭敬起
謝之遂如臨川見學士虞集嘗以爲春秋名家數十
求其論筆削有據依無出陳氏右者遂合杜氏考之
悉悟傳注得失之由而後筆削義例觸類貫通縱橫
錯綜各有條理此左氏傳補註所由作也既歸故山
始集諸家說有合於經者爲春秋傳又恐學者格於
舊聞因陋就簡於交互之義未能遽悉乃離經析義
分爲八類辨而釋之名曰春秋屬辭蓋集傳以明聖
人經世之志屬辭乃詳著筆削之權

八經卷之九

今者及漢魏而後之曰春秋國語無不備也

晉書曰晉書前漢文曰春秋未始無也

漢書曰漢書前漢文曰春秋未始無也

魏書曰魏書前漢文曰春秋未始無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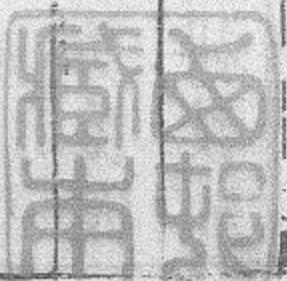
八編類纂卷二百十四

左編

人類 史

漢司馬談子遷

司馬談絳州龍門人談爲太史公太史公學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楊何習道論于黃子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之間愍學者不達其意而師諫乃論六家之要指曰易大傳曰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法務爲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嘗竊觀陰陽之術太詳而衆忌諱使



人拘而多畏，然其叙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偏循，然其疆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心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而瞻足萬物，其爲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徙，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捐約而易操，事小而功多。太史公旣掌天官，不治民，有子司馬遷，生龍門，耕牧河

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夫子遺風，鄉射鄒嶧，厄困蕃薛，彭城過梁楚，以歸。于是遷仕爲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略邛笮昆明，還報命是歲，天下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發憤且卒。而子遷適反，見父于河雒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予先周室太史也，自前世嘗顯功名，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于予乎？女復爲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予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子死爾，必爲太史，爲太史毋。」

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于事親，中于事君，終於
立身，揚名于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也。夫天下稱
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風，達大王、王
季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
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學者至今則之。
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
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義士，予爲太史而不
論載，廢天下之文，予甚懼焉。爾其念哉！遷俯首流涕
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不敢闕，卒三歲
而遷爲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五年而當太

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歷始改，建于明堂，
諸神受記。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
有孔子，孔子至於今，五百有能紹而明之。正易傳，繼
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上
大夫壺遂曰：昔孔子爲何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
之董生，周道廢，孔子爲魯司寇，諸侯之大夫壅之，孔
子知時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
中，以爲天下儀表，貶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
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
也。春秋上明三皇之道，下辨人事之經紀，別嫌疑，明

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亾國繼絕世
補啟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
故長于變禮綱紀人倫故長于行書記先王之事故
長于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于
風樂樂所以立故長于和春秋辯是非故長于治人
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
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
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聚散皆在春秋春秋之
中弑君二十六亾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社稷
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差以毫

釐謬以千里故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
漸久矣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
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
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而不通于
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不通于春秋
之義者必陷篡弑誅死之罪其實皆以善爲之而不
知其義被之空言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指至于君
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
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
之大過也以天下大過予之受而不敢辭故春秋者

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爲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爲禁者難知。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降，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已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

變所刺記
又何也

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盡宣其意，且士賢能矣，而不用，有國者恥也。主上明聖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春秋，謬矣。于是論次其文十年，而遭李陵之禍，幽于縲紲，迺喟然而嘆曰：是余之臯夫，身虧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卒述陶唐以來，至于麟趾，惟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絕業。周道既廢，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鑕玉版，圖

藉散亂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定章程
叔孫通制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間出自
曹參蓋公言黃老而賈誼晁錯明申韓公孫弘以儒
顯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仍父
子相繼纂其職曰於戲余維先人嘗掌斯事顯于唐
虞至于周復典之故司馬氏世主天官至于余乎欽
念哉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迹所興原始察終見盛
觀衰論考之行事略推三代錄秦漢上記軒轅下至
于茲者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並時異世年差不明
作十表禮樂損益律歷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

際承敝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幅共一
轂運行無窮輔弼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
上作三十世家扶義俶儻不令已失時立功名于天
下作七十列傳凡三十篇五十一萬六千五百字爲
太史公書序略以拾遺補藝成一家言協六經異傳
齊百家雜語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以俟後聖君子遷
旣被刑之後爲中書令尊寵任職故人益州刺史任
安子遷書責以古賢臣之義遷報之遷旣死後其書
稍出宣帝時遷外孫平通侯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
焉至王莽時求封遷後爲史通子

東漢班彪 子固

班彪字叔皮扶風安陵人也祖況成帝時爲越騎校尉父稚哀帝時爲廣平太守彪性沈重好古年二十餘更始敗三輔大亂時隗囂擁衆天水彪乃避難從之囂問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天下分裂數世然後定意者從橫之事復起于今乎將承運迭興在于一人也願生試論之對曰周之廢興與漢殊異昔周爵五等諸侯從政根本旣微枝葉疆大故其末流有從橫之事勢數然也漢承秦制改立郡縣主有專已之威臣無百年之柄至於成帝假借外家哀平短祚

國嗣三絕故王氏擅朝因竊號位危自上起傷不及下是以卽真之後天下莫不引領而嘆十餘年間中外搔擾遠近俱發假號雲合咸稱劉氏不謀同辭方今雄桀帶州域者皆無七國世業之資而百姓謳吟思仰漢德已可知矣囂曰生言周漢之勢可也至于但見愚人習識劉氏姓號之故而謂漢家復興疎矣昔秦失其鹿劉季逐而羈之時人復知漢乎彪旣疾囂言又傷時方艱乃著王命論以爲漢德承堯有靈命之符王者興祚非詐力所致欲以感之而囂終不寤遂避地河西河西大將軍竇融以爲從事深敬待

之彪乃爲融畫策事漢總河西以拒隗囂及融徵還京師光武問曰所上章奏誰與參之對曰皆從事班彪所爲帝雅聞彪材因召入見舉司隸茂材拜徐令以病免後數應三公之命輒去彪旣才高而好述作遂專心史籍之間武帝時司馬遷著史記自太初以後闕而不錄後好事者頗或綴集時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繼其書彪乃繼採前史遺事傍貫異同作後傳數十篇因斟酌前史而譏正得失其略論曰唐虞三代詩書所及世有史官以司籍暨于諸侯國自有史故孟子曰楚之檇杙晉之乘魯之春秋其事一也

定哀之間魯君子左丘明論集其文作左氏傳三十篇又撰異同號曰國語二十篇由是乘檇杙之事遂闡而左氏國語獨章又有記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號曰世本一十五篇春秋之後七國並爭秦并諸侯則有戰國策三十三篇漢興定天下太中大夫陸賈記錄時功作楚漢春秋九篇孝武之世太史令司馬遷採左氏國語刪世本戰國策據楚漢列國時事上自黃帝下訖獲麟本紀世家列傳書表凡百二十篇而十篇缺焉遷之所紀從漢高至武以絕則其功也至于採經摭傳分散百家之事甚

多疎略不知其本務欲以多聞廣載爲功論議淺而不篤其論術學則崇黃老而薄六經序貨殖則輕仁義而羞貧窮道遊俠則賤守節而貴俗功此其大敝傷道所以遇極刑之咎也然善述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野文質相稱蓋良史之才也誠令遷依五經之法言同聖人之是非意亦庶幾矣夫百家之書猶可法也若左氏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太史公書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由觀前聖人之耳目也司馬遷序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則曰世家卿士特起則曰列傳又進項羽陳涉而黜淮南衡山細意委

曲條例不經若遷之著作採獲古今貫穿經傳至廣博也一人之精重思煩故其書刊落不盡尚有盈辭多不齊一若序司馬相如舉郡縣著其字至蕭曹陳平之屬及董仲舒並時之人不記其字或縣而不郡者蓋不暇也今此後篇慎覈其事整齊其文不爲世家唯紀傳而已傳曰殺文見極平易正直春秋之義也

固字孟堅年九歲能屬文誦詩賦及長遂博貫載籍九流百家之言無不窮究所學無常師不爲章句舉大義而已性寬和容衆不以才能高人諸儒以此慕

之父彪卒固以彪所續前史未詳乃潛精研思欲就其業既而有人上書顯宗告固私改作國史者有詔下郡收固繫京兆獄盡取其家書先是扶風人蘇朗偽言圖織事下獄死固弟超恐固爲郡所覈考不能自明乃馳詣闕上書得召見具言固所著述意而郡亦上其書顯宗甚奇之召詣校書部除蘭臺令史與前睢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司隸從事孟異共成世祖本紀遷爲郎典校秘書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事作列傳載紀二十八篇奏之帝乃復使終成前所著書固以爲漢紹堯運以建帝業至于六世史

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紀編于百王之末厠于秦項之列太初以後闕而不錄故探撰前記綴集所聞以爲漢書起元高祖終于漢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傍貫五經上下洽通爲春秋考紀表志傳凡百篇固自永平中始受詔潛精積思二十餘年至建初中乃成當世甚重其書學者莫不諷誦焉自爲郎後遂見親近時京師修起宮室濬繕城隍而關中耆老猶望朝廷西顧固感前世相如壽王東方之徒造構文辭終以諷勸乃上兩都賦盛稱洛邑制度之美以折西賓淫佚之論及肅宗雅好文

章固愈得幸，數入讀書禁中，或連日繼夜，每行巡狩，輒獻上賦誦，朝廷有大議，使難問公卿，辯論于前，賞賜恩寵甚渥。固自以二世才術，位不過郎，感東方朔、楊雄自論，以不遭蘇、張、范、蔡之時，作賓戲以自適焉。後遷玄武司馬，天子會諸儒講論五經，作白虎通德論，令固撰集其事。時北單于遣使貢獻，求欲和親，詔問羣僚議者，或以爲匈奴變詐之國，無內向之心，徒以畏漢威靈，逼彈南虜，故希望報命，以安其離叛。今若遣使，恐失南虜親附之歡，而成北狄猜詐之計，不可。固議曰：今烏桓就關，稽首譯官，康居、月氏自遠而至，匈奴離析，客王來降，三方歸服，不以兵威，此誠國家通于神明，自然之徵也。臣愚以爲宜依故事，復遣使者，上可繼五鳳甘露，致遠人之會，下不失建武永平羈縻之義。虜使再來，然後一往，旣明中國主在忠信，且知聖朝禮義有常，豈同逆詐示猜，孤其善意乎？絕之未知其利，通之不聞其害，設後北虜稍疆，能爲風塵，方復求爲交通，將何所及？不若因今施惠爲策，近長。固又作典引篇，述敘漢德，以爲相如封禪，靡而不興。楊雄美新，典而不實，蓋自謂得其致焉。固後以母喪去官。永元初，大將軍竇憲出征匈奴，以固爲中

護軍與參議北單于聞漢軍出遣使款居延塞欲修
呼韓邪故事朝見天子請大使憲上遣固行中郎將
事將數百騎與虜使俱出居延塞迎之會南匈奴掩
破北庭固至私渠海聞虜中亂引還及竇憲敗固先
坐免官固不教學諸子諸子多不遵法度吏人苦之
初洛陽令种兢嘗行固奴于車騎吏推呼之奴醉
罵競大怒畏憲不敢發心銜之及竇氏客皆逮考兢
因此捕擊固遂死獄中時年六十一詔以譴責兢抵
主者史罪

宋范曄

范曄字蔚宗順陽人曄有雋木而

行數犯名

教爲士流所鄙性躁競自謂才用不盡常怏怏不得

志吏部尚書何尚之言於帝曰范曄志趨異常請出

爲廣州刺史若在內釁成不得不加鈇鉞鈇鉞亟行

非國家之美也帝曰始誅劉洪復遷范曄人將謂卿

等不能容才朕信知其如此無能爲害也曄長不滿

七尺肥黑禿眉鬚善彈琵琶能爲新聲上欲聞之屢

諷以微旨曄僞若不曉終不肯爲上嘗飲宴歡適謂

曄曰我欲歌卿可彈曄乃奉旨上歌旣曄亦止弦初

魯國孔熙先博學有縱橫才志文史星算無不兼善

爲員外散騎侍郎，不爲時知，久不得調。初，熙先父默之，爲廣州刺史，以贓下廷尉。彭城王義康保持之，故免。及義康被黜，遷豫章。熙先密懷報効，以畢意常不滿。欲引之，無因。進說畢，甥謝綜，雅爲畢所知。熙先藉嶺南遺財，家甚富足，乃傾身事綜，與綜諸弟共博。故爲拙行，以物輸之，情意稍款。綜乃引熙先與畢戲。熙先故爲不敵，前後輸畢物甚多。畢旣利其財寶，又愛其文藝，遂與申莫逆之好。熙先始以微言動畢，畢不回。畢素有閭庭論議，朝野所知。故門胄雖華，而國家不與姻。以此激之，曰：「丈人若謂朝廷相待厚者，何故？」

不與丈人婚，爲是門戶不得耶？人作犬豕相遇，而丈人欲爲之死，不亦惑乎？畢默然不答，其意乃定。時畢與沈演之並爲上所知，待每被見，多同畢。若先至，必待演之。演之先至，常獨被引。畢又以此爲怨。畢累經義康府佐，見待素厚。及宣城之授，意好乖離。綜爲義康參軍，隨鎮豫章。綜還，申義康意於曄，求解晚隙。復敦往好曄。既有逆謀，欲探時旨，乃言於上曰：「臣歷觀前史，二漢故事，諸藩王政，以奴詛幸災，便正大逆之討。況義康姦心，釁迹彰著，遐邇而至今無恙。臣竊惑焉。且大梗常存，將成亂階，上不納。熙先業善天文云。」

文帝必以非道晏駕、當由骨肉相殘、江州應出天子、以爲義康當之、綜父述亦爲義康所遇、綜弟約又是義康丈夫、故文帝使綜隨從南上、旣爲熙先獎說、亦有酬報之心、廣州人周靈甫有家兵部曲、熙先以六十萬錢與之、使於廣州合兵、靈甫一去不反、大將軍府史仲承祖有寵於義康、聞熙先有謀、密相結納、丹陽尹徐湛之素爲義康所愛、雖爲舅甥、恩過子弟、承祖因此結事湛之、告以密計、承祖南下、申義康意於蕭思話、及曄云、本欲與蕭結婚、恨始意不果、與范本情不薄、中間相失、傍人爲之耳、時思話鎮襄陽、有法

略道人先爲義康所養、粗被知待、又有王國寺法靜尼、出入義康家內、皆感激舊恩、規相拯拔、並與熙先往來、使法略罷道、改名景玄、以爲臧質參軍、質時爲徐兗二州刺史、與曄厚善、熙先善療病、兼能診脉法、靜尼妹夫許耀領隊在臺、宿衛殿省、嘗有疾、因法靜尼就熙先乞療、得愈、因成周旋、熙先以耀膽幹、因告逆謀、耀許爲內應、法靜尼南上、熙先遣婢隨之、付以牋書、陳說圖讖、法靜還、義康餉熙先銅七銅鑷、袍段、綦奩等物、熙先慮事泄、酖婢殺之、湛之又謂曄等、臧質見與異常、質與蕭思話並受大將軍眷遇、必無異

同不憂兵力不足，但當勿失機耳。乃備相署置湛之爲撫軍將軍，曄中將軍，熙光左衛將軍，其餘皆有選擬。凡素所不善及不附義康者，又有別簿並入死目。熙先使弟休先豫爲檄文，言賊臣趙伯符肆兵犯蹕，禍流諸宰，乃奉戴義康，又以旣爲大事宜，須義康意旨，乃作義康與湛之言，宣示同黨。二十二年九月，南平王樂出鎮，上於虎帳岡祖道，曄不敢視，俄而坐散。差互不得發，十一月，徐湛之上表告狀，於是悉出檄書選事，及同惡人名手跡，詔收綜筭，並皆款服。唯曄不首，上頻使窮詰，乃曰：「熙先苟誣引臣，熙先聞曄不

服，笑謂殿中將軍沈仰之：「凡諸處符檄書疏，皆曄所造，及改定云何？」方作此抵，上示以曄墨迹，曄乃引罪。明日送曄付廷尉入獄，然後知爲湛之所發。熙先望風吐款，辭氣不撓。上奇其才，使謂曰：「以卿之才，而滯於集書省理，應有異志。此乃我負卿也。」曄獄中與諸生姪書以自序，其略曰：「吾少懶學問，年三十許始有尚耳。自爾以來，轉爲心化。至於所通處，皆自得之胸懷，常謂情志所託，故當以意爲主，以文傳意，以意爲主，則其旨必見。以文傳意，則其辭不流。然後抽其芬華，振其金石耳。觀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此處年少中，

謝莊最有其分，手筆差易，於文不拘韻故也。吾思乃無定方，既造後漢，轉得統緒，詳觀古今著述及評論，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無例，唯志可推耳。博瞻可不及之，正理未必愧也。吾雜傳論皆有精意，深旨至於循吏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篇，嘗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欲徧作諸志，前漢可有者，悉令備，雖事不必多，且使見文得盡，又欲因事就卷內發論，以正一代得失，意不復果贊自是。吾文傑思，殆無一字空設，奇變不窮，同合異體，乃自不知所

以稱之。此書行，故應有賞音者，紀傳例爲舉其大略耳。諸細意甚多，自古體大而思精，未有此也。恐世人不能盡知，多貴古賤今，所以稱情狂言耳。吾於音樂聽功不及自揮，但所精非雅聲，爲可恨然。至於一絕處，亦復何異耶？其中體趣言之，不可盡絃外之意，虛響之音，不知所從而來，亦嘗以授人士，庶中未有一毫似者，此永不傳矣。吾書雖小小有意，筆勢不快，餘竟不成就，每愧此名。曄自序並實，故存之。曄少時兄晏常云：此兒進利，終破門戶。果如其言，初何尚之處。銓衡自謂天下無滯才，及熙先就拘，帝詰尚之曰：使

孔熙先年三十，猶作散騎侍郎，那不作賊，尚之曰：臣昔謬得待罪選曹，誠無以濯汙揚清，然君子之有智，能猶鶴鳳之有文采，俟時而振羽翼，何患不出雲霞之上？若熙先必蘊文采，自棄於汙泥，終無論矣。上曰：昔有良才而不遇知己者，何嘗不遺恨於後哉？

晉陳壽

附王隱

陳壽字承祚，巴西安漢人也。少好學，師事同郡譙周。仕蜀爲觀閣令史，宦人黃皓專弄威權，大臣皆曲意附之，壽獨不爲之屈。由是屢被譴黜，遭父喪，有疾，使婢丸藥，客往見之，鄉黨以爲貶議。及蜀平，坐是沉滯。

者累年，司空張華愛其才，以壽雖不遠嫌，原情不至貶廢，舉爲孝廉，除佐著作郎，出補陽平令，撰蜀相諸葛亮集上之，除著作郎，領本郡中正，撰蜀魏吳三國志，凡六十五篇。時人稱其善敘事，有良史之才。夏侯湛時著魏書，見壽所作，便壞已書而罷。張華深善之，謂壽曰：當以晉書相付耳。其爲時所重如此。或云：丁儀、丁廙有盛名於魏，壽謂其子曰：可覓千斛米，見與

謬甚証甚

當爲尊公作佳傳，丁不與之，竟不爲立傳。壽父爲馬謖參軍，謖爲諸葛亮所誅，壽父亦坐被髡，諸葛瞻又輕壽，壽爲亮立傳，謂亮將略非長，無應敵之才，言瞻

惟工書名過其實議者以此少之張華將舉壽爲中書郎荀勗忌華而疾壽遂諷吏部遷壽爲長廣太守辭母老不就杜預將之鎮復薦之於帝宜補黃散由是授御史治書以母憂去職母遺言令葬洛陽壽遵其志又坐不以母歸葬竟被貶議初譙周嘗謂壽曰卿必以才學成名當被損折亦非不幸也宜深慎之壽至此再致廢辱皆如周言後數歲起爲太子中庶木拜病卒時年六十五尚書郎范頽等上表曰昔漢武帝詔曰司馬相如病甚可遣悉取其書使者得其遺書言封禪事天子異焉臣等按故治書御史陳壽

作三國志辭多勸誡明乎得失有益風化雖文豔不若相如而質直過之願垂採錄于是詔下河南尹洛陽令就家寫其書壽又撰古國志五十篇益都耆舊傳十篇餘文章傳於世

王隱字處叔陳人也世寒素父銓歷陽令少好學有著述之志每私錄晉事及功臣行狀未就而卒隱以儒素自守不交勢援搏學多聞受父遺業西都舊事多所諳究太興初典章稍備乃召隱及郭璞俱爲著作郎令撰晉史豫平王敦功封平陵鄉侯時著作郎虞預私撰晉書而生長東南不知中朝事數訪於隱

并借隱所著書竊寫之所聞漸廣是後更疾隱形于
言色預既豪於文與權貴共爲朋黨以斥隱竟以謗
免黜歸于家貧無資用書遂不就乃依征西將軍庾
亮於武昌亮供其紙筆書次第可觀者皆其父所撰
文體混漫意不可解隱之作也年七十者餘卒於家

晉習鑿齒

習鑿齒字彥威襄陽人也宗族富盛世爲鄉豪鑿齒
少有志氣博學洽聞以文筆著稱荊州刺史桓溫節
爲從事江夏相袁橋深器之數稱其才於溫轉西曹
主簿親遇隆密使還溫問相王何似答曰生年所未

見以此大忤溫意左叅戶曹叅軍是時溫覬覦非望
鑿齒在郡著漢晉春秋以裁正之起漢光武終于晉
愍帝於三國之時蜀以宗室爲正魏武雖受漢禪晉
尚爲篡逆至文帝平蜀乃爲漢亡而晉始興焉引世
祖諱炎興而爲禪受明天心不可以勢力強也凡五
十四卷後以脚疾遂廢于里巷及襄陽陷於符堅堅
素聞其名與道安俱興而致焉既見與語大悅之賜
遺甚厚又以其蹇疾與諸鎮書昔晉氏平吳利在二
陸今破漢南獲士裁一人有半耳俄以疾歸襄陽尋
而襄鄧反正朝廷欲徵鑿齒使典國史會卒不果臨

終上疏曰臣每謂皇晉宜越魏繼漢不應以魏後爲三恪而身微官卑無由上達懷抱愚情二十餘年今沉淪重疾微命難保謹力疾著論一篇寫上如左願陛下考尋古義求經常之表超然遠覽不以臣微賤廢其所言今若以魏有代王之德則其道不足有靜亂之功則孫劉鼎立道不足則不謂制當年當年不制於魏則魏未曾爲天下之主昔共工伯有九州秦政奄平區夏鞭撻華戎專總六合猶不見序於帝王淪沒於戰國何況暫制數州之人威行竟內而已便可推爲一代者乎隗囂據隴公孫帝蜀蜀隴之人雖

服其役取之大義於彼何有且吳楚僭號周室未亡子文延陵不見貶絕宣帝官魏逼於性命舉非擇木何休德美禪代之義不同堯舜校實定名必彰於後人各有心事胡可掩定空虛之魏以屈於已孰若杖義而以貶魏哉當春秋之時吳楚二國皆僭號之王也若使楚莊推鄢郢以尊有德闔閭舉三江以奉命世命世之君有德之主或籍之以應天或撫之而光宅彼必自係於周室不推吳楚以爲更代明矣况積勲累功靜亂寧衆數之所錄衆之所與不資於燕魯之授不賴於因藉之力長轡廟堂吳蜀兩斃運竒二

紀而平定天下，服魏武之所不能，臣蕩累葉之所不能除者哉。自漢末鼎沸，五六十年，吳魏犯順而強，蜀人履正而弱，三家不能相一，萬姓曠而無主。

北齊魏收

魏收字伯起，鉅鹿下曲陽人也。收年十五，頗已屬文。及隨父赴邊，好習騎射，欲以武藝自達。榮陽鄭自戲之曰：「魏郎弄戟多少？」收慚，遂折節讀書。夏月坐板牀，隨樹陰，諷誦積年，板牀爲之減，而精力不輟。以文華顯。孝武時爲散騎侍郎，尋兼中書舍人。與濟陰溫子昇、河間邢子才、齊譽世號三才。時孝武與高歡內有

間，噉收遂以疾固辭而免。其舅崔孝芬怪而問之，收曰：「懼有晉陽之甲，尋而歡南上，帝西入關，收兼通直散騎常侍，副王昕使梁，昕風流文辯，收辭藻富逸，梁主及其羣臣咸相敬異。先是南北初和，李諧、盧元明、首通使命二人，才器並爲鄰國所重。至此梁主稱曰：『盧李命世，王魏中興，未知後來復何如耳。』收在館，遂買吳婢入館，其部下有買婢者，收喚取，遍行姦穢。梁朝館司皆爲之獲罪，人稱其才而鄙其行。及高澄死，高洋如晉陽，令與黃門郎崔季舒、吏部郎中尉瑾於北第掌機密，轉秘書監，兼著作郎。又除定州大中正。

時洋將纂楊愔奏收置之別館令撰禪代詔冊諸文遣人守門不聽出天保元年除中書令仍兼著作郎二年詔撰魏史四年除魏尹故優以祿力專在史閣不知部事初帝令羣臣各言爾志收曰臣願得直筆東觀早成魏書帝使收專其任又詔平原王高隆之總監之署名而已帝勅收曰好直筆我終不作魏大武誅史官始魏初鄧彥撰代記十餘卷其後崔浩與史李彪崔光之徒世修其業浩爲編年體彪始分作紀表志傳書猶未出宣武時命邢巒追撰孝文起居注書太和十四年又命崔鴻補續下訖孝明事甚委

悉濟陰王暉業撰辯宗室錄三十卷收於是部通直常侍房延祐司空司馬辛元植國子博士刁柔裴昂之尚書郎高孝幹專總斟酌以成魏書辯定名稱隨條甄舉又搜採亡遺綴續後事備一代史籍表而上之勒成一代大典所引史官恐其凌逼唯取學流先相依附者房延祐辛元植睦仲讓雖夙涉朝位並非史才刁柔裴昂之以儒業見知全不堪編撰高孝幹以左道求進修史諸人祖宗姻戚多被書錄飾以美言收頗急不甚能平夙有怨者多沒其善每言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史舉之則使上天按之當使入地

傷史有評
歎曰收始

初收在高歡時爲太常少卿修國史得湯休之助因謝休之曰無以謝德當爲卿作佳傳休之父固魏世爲北平太守以貪虐爲中尉李平所彈獲罪載在魏起居注收云固爲北平甚有惠政坐公事免官又云李平深相敬重爾朱榮於魏爲賊收以高氏出自爾朱且納榮子金故滅其惡而增其善論云若修德義之風則韓彭伊霍夫何足數時論旣言收著史不平文宣詔收於尚書省與諸家子孫共加論討前後皆訴百有餘人云遺其家世職位或云其家不見記錄或云妄有非毀收皆隨狀答之范陽盧斐父固附出

族祖玄傳下斐譏議史書不直收性急不勝其憤啓誣其欲加屠害帝大怒親自詰責裴曰臣父任魏位至儀同功業顯著名聞天下與收無親遂不立傳博陵崔縝位止本郡功曹更無事迹是收外親乃爲傳首收曰縝雖無位名義可嘉所以合傳帝曰卿何由知其好人收曰高允曾爲縝讚稱有道德帝曰司空才士爲人作讚正應稱揚亦如卿爲人作文章道其好者豈能皆實收無以對戰慄而已但帝先重收才不欲加罪時太原王松年亦謗史及裴並獲罪各被鞭配甲坊或因以致死然猶以羣口沸騰敕魏史且

勿施行令羣官博議不實者陳牒於是衆口誼然號
爲穢史投牒者相次以抗之時左僕射楊愔右僕射
高德正二人勢傾朝野與收皆親收遂爲其家並作
傳二人不欲言史不實抑塞訴辭終文宣世更不重
論又尚書陸操嘗謂愔曰魏收魏書可謂博物宏才
有大功於魏室愔謂收曰此謂不刊之書傳之萬古
但恨論及諸家枝葉親姻過爲繁碎與舊史體例不
同耳收曰往因中原喪亂人士譜牒遺逸略盡是以
具書其支派望公觀過知仁以免尤責八年夏除太
子少傅監國史復參議律令三臺成文宣曰臺成須

有賦愔先以告收收上三臺賦其文甚壯麗時所作
者自邢邵已下咸不逮焉收上賦前數日乃告邵邵
後告人曰收甚惡人不早言之帝曾遊東山勅收作
銘宣揚威德譬喻關西俄頃而訖詞理宏壯帝對百
寮大嗟賞之仍兼太子詹事收娶其舅女崔昂之妹
產一女無子魏太常劉芳孫女中書郎崔肇師女夫
家坐事帝並賜收爲妾時人比之賈充置左右夫人
然無子後病甚恐身沒嫡媵不平乃殺二姬及疾瘳
追憶作懷離賦以伸意文宣每以酣宴之次云太子
性懦宗社事重終當傳位常山收謂楊愔曰古人云

太子國之根本不可動搖。至尊三爵後，每言傳位當
山令，臣下疑貳。若實便，須決行。此言非戲。魏收既忝
帥傳，正當守之以死。但恐國家不安，情以收言白於
帝。自此便止。收始與溫子昇、邢邵稍爲後進。邵旣被
疎出，子昇以罪幽死。收遂大被任用，獨步一時。議論
更相訾毀，各有朋黨。收每議陋邢邵，文邵又曰：江南
任昉，文體本疎。魏收非直模擬，亦大倫竊。收聞乃曰：
伊常於沈約集中作賊，何意道我倫。任昉任流俱有
重名，邢魏各有所好。武平中，黃門郎顏之推以二公
意問僕射祖珽，珽答曰：見邢魏之臧否，卽是任沈之

優劣。收以溫子昇全不作賦，邢雖有一兩首，又非所
長。常云：會須作賦，始成大才士。唯以章表碑誌自詆
此外更同兒戲。自武定二年以後，國家大事，詔命軍
國文詞，皆收所作。每有警急，受詔立成。或時中使催
促，收筆下有同宿構敏速之工。邢溫所不逮。其叅典
禮與邢相埒。其後羣臣多言魏史不實。武成復勅更
審收，又回換，遂爲盧同立傳。崔綽更附出楊愔家。
傳本云有魏以來一門而已。至是加此八家。又元云
弘農華陰人，乃改自云弘農以配王惠龍。自云太原
人，此其失也。收性褊，不能達命體道。見當途貴遊，每

以言色相悅然提獎後輩以名行爲先浮華輕險之徒雖有才能弗重也收旣輕疾好聲樂善胡舞文宣未數於山東與諸優爲獼猴與狗鬪帝寵狎之旣緣史筆多憾於人齊亡之歲收塚被發棄其骨於外

唐姚思廉

姚思廉本名簡以字行陳吏部尚書察之子陳亡察自吳興徙京兆遂爲萬年人思廉少受漢書于察盡傳其業入隋爲漢王府參軍初察在陳嘗修梁陳二史未就死以屬思廉表父遺言有詔聽續遷代王府侍讀高祖定京師府僚皆奔亡獨思廉侍王兵將升

殿思廉厲聲曰唐公起義兵安王室若等不宜無禮于王衆始却布列階下帝義之聽扶王至順陽閣下泣辭去觀者嘆曰仁者有勇謂此人乎俄受秦王府文學王討徐圓朗嘗語隋事慨然嘆曰思廉蒙素月以明大節古所難者時思廉在洛陽遣使遺物三百匹致書曰景想節義故有是贈王爲太子遷洗馬改著作郎弘文館學士詔與魏徵共撰梁陳書思廉采謝靈顧野王等諸家言推究總括爲梁陳二家史以卒父業帝幸九成宮思廉以爲離宮游幸是秦皇漢武事非堯舜禹湯所爲帝諭曰朕嘗苦氣疾熱卽頓

劇豈爲游賞者乎賜帛五十疋拜散騎常侍豐城縣男卒贈太常卿謚曰康陪葬昭陵永徽後左右史唯對仗承旨仗下謀議不得聞壽以帝王謨訓不可闕紀請仗下所言軍國政要責宰相自撰號時政記以授史官從之時政有記自壽始

唐李延壽

李延壽者世居相州貞觀中累補太子典膳丞崇賢館學士以修撰勞轉御史臺主簿兼直國史初延壽父太師多識前世舊事嘗以宋齊梁陳周隋天下參隔南方謂北爲索虜北方指南爲島夷其史于本國

詳他國略往往訾美失傳思所以改正擬春秋編年刊究南北事未成而歿延壽旣數與論撰所見益廣乃追終先志本魏登國元年盡隋義寧元年謂之北史本宋永初元年盡陳禎明三年謂之南史凡八代主之其書頗有條理刪落繁辭過本書遠甚時人見年少位下不甚稱其書遷符璽郎兼修國史卒嘗撰太宗政典調露中高宗觀之咨美直筆賜其家帛五十段藏副秘閣

唐劉知幾

劉子玄名知幾以玄宗諱嫌故以字行年十二父藏

器爲授古文尚書業不進父怒楚督之及聞爲諸兄講春秋左氏潛聽退輒辨析所疑嘆曰書如是兒何怠父奇其意許授左氏踰年遂通覽羣史擢進士第調獲嘉主簿子玄與徐堅元行冲吳兢等善嘗曰海內知我者數子耳累遷鳳閣舍人兼修國史中宗時擢太子率更令介直自宗累歲不遷會天子西遷子玄自乞留東都三年或言子玄身史臣而私著述驛召至京領史事遷秘書少監時宰相韋巨源紀處訥揚再思宗楚客蕭至忠皆領監脩子玄病長官多意尚不一而至忠數責論次無功又仕偃蹇乃奏記求

罷去因爲至忠言五不可曰古之國史皆出一家未聞藉功于衆唯漢東觀集羣儒纂述無主條章不建今史司取士滋多人自爲荀袁家自爲政駿每記一事載一言閣筆相視含毫不斷頭白可期汗青無日一不可漢郡國計書上太史副上丞相後漢公卿所撰先集公府乃上蘭臺故史官載事爲廣今史臣唯自詢采二史不注起居百家弗通行狀二不可史局深藉禁門所以杜顏面防請託也今作者如林儻示褒貶會未絕口而朝縉咸知孫盛取歟權門王邵見讐貴族常人之情不能無畏三不可古者史氏各有

指歸故司馬遷退處士進姦雄班固抑忠臣設令史官注記類稟監脩或須直辭或當隱惡十羊九牧其令難行四不可令監者不肯指授脩者又不遵奉務相推避以延歲月五不可又言朝廷厚用其才而薄止禮至忠得書恨惜不許楚客惡其言詆切諸史官曰是子作書欲致吾何地始子玄脩武后實錄有所改正而武三思等不聽自以爲見用於時而志不遂乃著史通內外四十九篇譏評今古徐監讀之嘆曰爲史氏者宜署此座右也又嘗自比楊雄者四雄好雕蟲小伎老而爲悔吾幼喜詩賦而壯不爲期以述

者自名雄准易作經當時笑之吾作史通俗以爲愚雄著書見尤於人作解嘲吾亦作釋蒙雄少爲范滂劉歆所器及聞作經以爲必覆讐詭吾始以文章得譽晚談史傳由是減價其自感慨如此子玄內負有所未盡乃委國史於吳兢別撰劉氏家史及譜考嘗議孝經鄭氏學非康成注舉十二條左證其謬當以古文爲正易無子夏傳老子書無河上公注請存王弼學宰相宋璟等不然其論奏與諸家質辯博士司馬貞等阿意共黜其言請二家兼行惟子夏易傳請罷詔可會子貺爲太樂令抵罪子玄請於執政玄宗

怒貶安州別駕卒年六十一子玄領國史且三十年
官雖徒職常如舊禮部尚書鄭惟忠嘗問自古文士
多史才少何耶對曰史有三長才學識世罕兼之故
史者少夫有學無才猶愚賈操金不能殖貨有才無
學猶巧匠無榘斧斤弗能成室善惡必書使驕君
賊臣知懼此爲無可加者時以爲篤論子玄善持論
辯據明銳視諸儒者出其下朝有論著輒豫歿後帝
詔河南就家寫史通讀之稱善遂贈工部尚書謚曰
文

唐吳兢

吳兢汴洲浚儀人少厲志貫知經史方直寡諧比惟
與魏元忠朱敬則游二人者當路薦兢才堪論議詔
直史館修國史遷右拾遺內供奉神龍中改右補闕
節閔太子之難奸臣誣搆安國相王與謀朝廷大怒
兢上書文明后皇運不殊如帶陛下龍興恩被骨肉
相王與陛下同氣親莫加焉今賊臣日夜陰謀必欲
置之極法相王仁孝遭荼苦衰毀以陛下爲命而自
託于手足若信邪佞委之于法傷陛下之恩失天下
望芟刈股肱獨任胸臆可爲寒心自昔翦伐宗支委
任異姓未有不亡者秦任趙高漢任王莽晉家自相

魚肉隋室猜忌子弟海內糜沸驗之覆車安可重跡
且根朽者葉枯源涸者流竭子弟國之根源可使枯
竭哉皇家枝幹夷芟略盡陛下卽位四年一子弄兵
被誅一子以罪謫去惟相王朝夕左右斗粟之刺蒼
蠅之詩不可不察略遷起居郎與劉子玄徐堅等並
職玄宗初立收還權綱銳于決事羣臣畏伏競慮帝
果而不及精乃上疏切諫始競在長安景龍間任史
事時武三思張易之等監領阿貴朋佞釀澤浮辭事
多不實競不得志私撰唐書唐春秋未就至是巧官
筆札冀得成書詔競就集賢院論次時張說罷宰相

在家修史大臣奏國史不容在外詔競等赴館撰錄
久之坐書事不當貶荊州司馬以史草自隨蕭松領
國史奏遣使者就競取書得六十餘篇天寶初入爲
恒王傳雖年老衰僂甚意猶願還史職李林甫嫌其
衰不用卒年八十競敘事簡核號良史晚節稍疎括
時人病太簡初與劉子玄撰定武后實錄敘張昌宗
誘張說誣證魏元忠事頗言說已然可賴宋璟等邀
勵苦切故轉禍爲忠不然皇嗣且殆後說爲相讀之
心不善知競所爲卽從容謬謂曰劉生書魏齊公事
不少假借奈何競曰子玄已亡不可受誣地下競實

書之其草故在。聞者歎其直說。屢以情斬改。辭曰。徇公之情。何名實錄。卒不改。世謂今董狐云。

宋宋祁

宋祁字子京。雍丘人。與兄庠同舉進士。禮部奏祁第一。庠第二章。獻太后不欲以弟先。兄乃擢庠第一。而實祁第十。人呼曰二宋。以大小別之。景祐中。詔求直言。祁奏。人主不斷。是名亂。春秋書殞霜不殺。菽天威。暫廢不能殺。小草猶人主不斷。不能制臣下。又謂與賢人謀而與不肖者斷。重選大臣而輕任之。大事不圖。而小事急。是謂三患。意主於彊君威。別邪正。急先

務。皆切中時病。會進退成皇后爲貴。先故事。命妃皆發冊。妃辭。則罷冊禮。然告在。有司必次旨而後進。又凡制詞。旣授閣門。宜讀學士院受而書之。送中書。結三省銜。官告院用印。乃進納。祁適當制。不俟旨寫告。不送中書。徑取官告院印用之。函封次進。后方愛幸。覲行冊禮。得告大怒。擲于地。祁坐是出知許州。祁兄弟皆以文學顯。而祁尤能文。善議論。然清約莊重。不及庠。論者以祁不至公輔。亦以此云。修唐書十餘年。自守亳州。出入內外。嘗以藁自隨。爲列傳五百十卷。預修籍田記集韻。又撰大樂圖二卷。文集百卷。祁所

至治事明峻好作條教其子遵治戒不請謚久之學士承旨張方平言祁法應得謚謚曰景文

元歐陽玄

歐陽玄字原功其先家廬陵至正改元詔修遼金宋三史召爲總裁官發凡舉例俾論撰者有所據依史官中有悖_○悖露才論議不公者玄不以口舌爭俟其呈藁援筆竄定之統系自正至論贊表奏皆玄屬筆追封楚國公謚曰文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十五

左編

人類 儒

唐韓愈

附皇甫湜

韓愈字退之鄧州南陽人愈生三歲而孤隨伯兄會
貶官嶺表會卒嫂鄭鞠之愈自知讀書日記數千百
言比長盡能通六經百家學擢進士第會董晉爲宣
武節度使表署觀察推官晉卒會愈從喪出不四日
汴軍亂乃去依武寧節度使張建封建封辟府推官
操行堅正鯁言無所忌調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上

疏極論宮市德宗怒貶陽山令有愛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改江陵法曹參軍元和初拜河南令遷職方員外郎愈坐事復爲博士既才高數黜官又下選乃作進學解以自諭執政覽之奇其才改比部郎中史館脩撰轉考功知制誥進中書舍人初憲宗將平蔡命御史中丞裴度使諸軍案視及還具言賊可滅與宰相議不合愈亦奏言淮西連年脩器械防守金帛糧畜耗於給賞執兵之卒四向侵掠農夫織女餉於其後得不償費比聞畜馬皆上槽櫪此譬有十夫之力自朝抵夕跳躍叫呼勢不支久必自委頓當

其已衰三尺童子可制其命况以三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全力其敗可立而待也然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夫兵不多不足以取勝必勝之師不在速戰兵多而戰不速則所費必廣疆場之上日相攻劫近賊州縣賦役百端小遇水旱百姓愁苦方此時人人異議以惑陛下陛下持之不堅半言而罷傷威損費爲弊必深所要先決於心詳度本末事至不惑乃可圖功又言諸兵羈旅單弱不足用而界賊州縣百姓習戰鬪知賊深淺若募以內軍教不二月一切可用又欲四道置兵道率三萬畜力伺利一日

俱縱則蔡首尾不救，可以責功。執政不喜，會有人詆愈。在江陵時，爲裴均所厚。均子鏐，素無狀，愈爲文章，字命鏐，謗語囂暴。由是改太子右庶子及度以宰相。節度彰義軍宣慰淮西，奏愈行軍司馬。愈請乘遽告入汴，說韓弘使叶力。元濟平，遷刑部侍郎。憲宗遣使者往鳳翔迎佛骨入禁中，三日乃送。佛祠王公士人奔走膜頌，至爲燔灼，體膚委珍貝，騰沓係路。愈聞惡之，乃上表表入。帝大怒，持示宰相，將抵以死。裴度崔羣曰：「愈言訐牾，罪之誠宜。然非內懷至忠，安能及此。」願少寬假。以來諫爭，帝曰：「愈言我奉佛太過，猶可容。」

至謂東漢奉佛以後，天子咸天促言。何乖刺耶？愈人臣狂妄，敢爾固不可赦。於是中外駭懼，雖戚里諸貴亦爲愈言，乃貶潮州刺史。旣至潮，以表哀謝。帝得表頗感悔，欲復用之。持示宰相曰：「愈前所論是大愛朕，然不當言天子事佛，乃年促耳。」皇甫鎛素忌愈，直卽奏言：「愈終狂疏，可且內移。」乃改袁州刺史。初，愈至潮，問民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食民畜產，且盡民以是窮數日。」愈自往視之，令其屬秦濟以一羊一豚投谿水而祝之。祝之夕，暴風震起，谿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無鱷魚患。袁人以男女爲隸，過期不

贖則沒入之。愈至，悉計庸得贖所沒歸之。父母七百餘人，因與約禁其爲隸，召拜國子祭酒。有直講能說禮而陋容，學官多豪傑子，擯之不得共食。愈命吏曰：「召直講來與祭酒共食。」學官由此不敢賤。直講奏：「儒生爲學官，日使會講，生徒奔走聽聞者相喜曰：『韓公來爲祭酒，國子監不寂寞矣。』」轉兵部侍郎。鎮州亂，殺田弘正而立王廷湊。詔愈宣撫，旣行，衆皆危之。元稹言：「韓愈可惜，穆宗亦悔。」詔愈度事從宜，無必入。愈至，廷湊嚴兵逐之。甲士陳庭旣坐，廷湊曰：「所以紛紛者，乃此士卒也。」愈大聲曰：「天子以公爲將帥材，故賜以

節，豈意同賊反邪？語未終，士前奮曰：「前太師爲國擊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乃以爲賊乎？」愈曰：「以爲爾不記先太師也。若猶記之，固善。」天寶以來，安祿山史思明、李希烈等有子若孫在乎，亦有居官者乎？衆曰：「無。」愈曰：「田公以魏博六州歸朝廷，官中書令，父子受旗節，劉悟、李祐皆大鎮，此爾軍所共聞也。衆曰：「弘正刻，故此軍不安。」愈曰：「然爾曹亦害田公，又殘其家矣。復何道？」衆謹曰：「善。」廷湊慮衆變，疾麾使去。因曰：「今欲廷湊何所爲？」愈曰：「神策六軍將如牛元翼者爲不乏，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公久圍之，何也？」廷湊曰：「卽

出之愈曰若爾則無事矣。會元翼亦潰圍出。廷湊不
追愈歸。奏其語。帝大悅。轉吏部侍郎。凡令史皆不鎖
聽。出入或問愈。愈曰。人所以畏鬼者。以其不能見也。
如可見。則人不畏矣。選人不得見令史。故令史勢重。
聽其出入。則勢輕。時宰相李逢吉惡李紳。欲逐之。遂
以愈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特詔不臺叅。而除紳中
丞。紳果劾奏愈。愈以詔自解。其後文刺紛然。宰相以
臺府不協。遂罷愈爲兵部侍郎。而出紳江西觀察使。
紳見帝。得留愈。亦復爲吏部侍郎。長慶四年卒。年五
十七。贈禮部尚書。謚曰文。少時與洛陽人孟郊東郡

人張籍友善。二人名立。未振。愈不避寒暑。稱薦於公
卿間。而籍終成科第。榮于祿仕。後雖通貴。每退公之
隙。則相與談讌。論文賦詩。如平昔。而觀諸權門豪士。
如僕隸焉。瞪然不顧。而頗能誘厲後進。館之者十六
七。雖晨炊不給。怡然不介意。大抵以興起名教。弘獎
仁義爲事。凡嫁內外及友朋孤女。僅十人。常以爲自
魏晉已還。爲文者多拘偶對。而經誥之指歸。遷雄之
氣格。不復振起矣。故愈所爲文。務反近體。抒意立言。
自成一家新語。後學之士。取爲師法。當時作者甚衆。
無以過之。故世稱韓文焉。然時有恃才肆意。亦有戾

孔孟之言若南人安以柳宗元爲羅池神而愈譏碑以實之李實父名晉不應進士而愈爲賀作諱辯令舉進士又爲毛穎傳談賦不近人情此文章之甚紕終者時謂愈有史筆及蔡順宗實錄繁簡不當敘事非拙於取捨頗爲當代所非穆宗文宗嘗詔史臣添改時愈督李漢蔣係在顯位諸公難之而韋處厚竟別撰順宗實錄三卷愈自叙云先生口不絕吟于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鈎其玄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恒兀兀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舐排異端攘斥佛

老補苴罅漏張皇幽眇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旣倒先生之於儒可謂有勞矣沈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爲文章其書滿家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聲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可謂閱其中而肆其外矣又曰不專一能怪怪奇奇不可時施祇以自怡壻李漢序其文曰先生自知讀書爲文日記數千百言比壯經書通念曉析酷排釋氏諸史百子皆搜抉無隱汗瀾卓踔澹沓澄深詭然而蛟龍翔蔚然而虎

鳳躍鏘然而韶鈞鳴日光玉潔周情孔思千態萬貌
卒澤於道德仁義炳如也洞視萬古愍惻當世遂大
拯頹風教人自爲時人始而驚中而咲且排先生益
堅終而翕然隨以定愈與李翱書曰愈之所爲不自
知其至猶未也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代
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
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于手
也惟陳言之務去憂憂乎其難哉其觀於人不知其
非笑之爲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
書之正僞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

務去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汨汨
然來矣其觀于人也笑之則以爲善譽之則以爲憂
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
其沛然矣吾又懼其雜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
皆醇也然後肆焉雖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仁義
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終吾身
而已矣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
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
者皆宜柳宗元曰自吾居夷不與中州人通書有來
南者時言韓愈爲毛穎傳不能舉其辭而獨大笑以

爲怪而吾久不克見。楊子誨之來，始持其書索而讀之。若捕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力不敢暇。言韓子之怪於文也，世之模擬竄竊，取青妃白肥皮厚肉柔，筋脆骨而以爲辭者之讀之也。其大笑固宜。唐史贊曰：唐興承五代剖分，王政不綱，文弊質窮，蠅俚混并。天下已定，治荒剔蠹，討究儒術，以興典憲，薰醲涵浸，殆百餘年。其後文章稍稍可述。至貞元元和間，愈遂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倡，障隄末流，反刻以樸，剗僞以真。然愈之才自視，司馬遷、楊雄至班固以下，不倫也。當其所得粹然一出於正，刊落陳言，橫驚別驅，汪洋

大肆要之，無抵牾聖人者。其道蓋自比孟軻，以荀况、楊雄爲未淳，寧不信然。至進諫陳謀，排難卹孤，矯拂媮未，皇皇於仁義，可謂篤道君子矣。自晉訖隋，老佛顯行，聖道不斷如帶。諸儒倚天下正議，助爲怪神，愈獨喟然引聖，爭四海之惑，雖蒙訕笑，踰而復奮。始若未之信，卒大顯於時。昔孟子拒楊墨，去孔子纒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餘歲。撥衰反正，功與齊而力倍之。所以過况，雄爲不少矣。自愈沒，其言大行，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

皇甫湜字持正，睦州新安人。擢進士第，爲陸渾尉。仕

至工部郎中卞急使酒數忤同省求分司東都留守
裴度辟爲判官度脩福先寺將立碑求文於白居易
湜怒曰近捨湜而遠取居易請從此辭度謝之湜卽
請斗酒飲酣援筆立就贈以車馬繒綵甚厚湜大怒
曰自吾爲顧況集序未嘗許人今碑字三千字三緘
何遇我薄邪度笑曰不羈之才也從而酬之

唐李翱

李翱字習之涼武昭王之後翱以史官記事不實奏
狀曰臣謬得秉筆史館以記注爲職夫勸善懲惡正
言直筆紀聖朝功德述忠賢事業載姦臣醜行以傳

無窮者史官之任也凡人事迹非大善大惡則衆人
無由得知舊例皆訪於人又取行狀謚議以爲一據
今之作行狀者多是其門生故吏莫不虛加仁義禮
智妄言忠肅惠和此不唯處其心不實苟欲虛美於
受恩之地耳蓋爲文者又非游夏遷雄之列務於華
而忘其實溺於文而乖其理故爲文則失六經之古
風紀事則非史遷之實錄臣今請作行狀者但指事
實直載事功假如作魏徵傳但記其諫諍之辭足以
爲正直段秀實但記其倒用司農印以追過兵以象
笏擊朱泚足以爲忠烈若考功視行狀不依此者不

得受依此則考功下太常牒史館然後定諡伏乞以
臣此奏下考功從之會昌中卒于鎮謚曰文敏義不深
不至於理言不信不在於教勸而詞句怪麗者有之
矣劇秦美新王褒僅約是也其理往往有是者而詞
章不能工者有之矣劉氏人物表王氏中說俗傳太
公家教是也僕近寫得唐書史官才薄言詞鄙淺不
足以發明高祖太宗列聖明德使後之觀者文采不
及周漢之書僕以爲西漢十一帝高祖起布衣定天
下豁達大度東漢所不及其餘惟文宣二帝爲優自
惠景以下亦不皆賢於東漢明章兩帝而前漢事跡
灼然傳在人口者以司馬班固敘述高簡之工故學
者悅而習焉其讀之詳也足下讀范曄漢書陳壽三
國志王隱晉書生熟何如左丘明司馬遷班固書之
溫習哉故溫習者事跡彰而罕讀者事跡晦讀之疎
數在詞之高下理必然也唐有天下聖明繼於周漢
而史官敘事曾不如范曄陳壽所爲况足擬望左丘
明司馬遷班固之文哉

唐柳宗元

柳宗元字子厚河東人時朗州司馬劉禹錫得播州
刺史制書下宗元謂所親曰禹錫有母年高今爲郡

蠻方南絕域往復萬里如何與母偕行如母子異方
便爲承訣吾於禹錫爲執友胡忍見其若是卽草章
奏請以柳州授禹錫自往授播州會裴度亦奏其事
禹錫終易連州柳州土俗以男女質錢過期則沒入
錢主宗元革其法已沒者仍出私錢贖之歸其父母
江嶺間爲進士者不遠數千里皆隨宗元師法凡經
其門必爲名士韓愈曰吾嘗評其文雄深雅健似司
馬子長崔蔡不多也崔蔡者東漢
崔駰蔡邕也皇甫湜於文章少
所推讓亦謂愈言爲然宗元自述曰始吾幼且少爲
文章以辭爲工及長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爲

炳炳烺烺務采色夸聲音而以爲能也故吾每爲文
章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懼其剽而不留也未嘗敢以
怠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
其昧沒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偃蹇而驕
也抑之欲其奧揚之欲其明疎之欲其通廉之欲其
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
翼夫道也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
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
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叅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叅之
荀孟以暢其支叅之莊老以肆其端叅之國語以博

其趨叅之離騷以致其幽叅之太史以著其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為之文也宗元寄許京兆孟容書云宗元早歲與負罪者親善始奇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裨教化過不自料勤勤勉勵唯以中正信義為志以興堯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為務不知愚陋不可力彊其素意如此也未路厄塞覩兀事既壅隔很忤貴近狂疎繆戾陷不測之辜羣言沸騰鬼神交怒加以率素卑賤暴起領事人所不信射利求進者填門排戶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造怨讟以此大罪之外誣訶萬端旁午構扇便為敵讐協心同攻外連

疆暴失職者以致其事此皆丈人所聞見不敢為他人道說懷不能已復載簡牘此人雖萬被誅戮不足塞責而豈有賞哉今其黨與幸獲寬貸各得善地無公事坐食俸祿明德至渥也尚何敢更俟除棄癘痼以希望外之澤哉少年氣銳不識幾微不知當否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皆自所求取得之又何怪也自古賢人才士秉志遵分被謗議不能自明者僅以百數故有無兄盜嫂娶孤女云搗婦翁者然賴當世豪傑分明辨別卒光史籍管仲遇盜升為功臣匡章被不孝之名孟子禮之今已無古人實為而有詬欲

望世人之明已不可得也。直不疑買金以償同舍劉寬下車歸牛鄉人此誠如疑似之不可辯非口舌所能勝也。鄭詹束縛於晉終以無死鍾儀南音卒獲返國叔向囚虜自期必免范座騎危以生易死蒯通據鼎耳爲齊上客張蒼韓信伏斧鑕終取將相鄒陽獄中以書自活賈生斥逐復召宣室倪寬擯死後至御史大夫董仲舒劉向下獄當誅爲漢儒宗此皆瓌偉博辨奇壯之士能自解脫今以惟怯澁下才末技又嬰恐懼痼病雖欲慷慨攘臂自同昔人愈疎闊矣賢者不得志於今必取貴於後古之著書者皆是也。

宗元近欲務此然才薄力劣無異能解雖欲秉筆觀纓神志荒耗前後遺忘終不能成章往時讀書自以不至紙滯今皆頑然無復省錄每讀古人一傳數紙已後則再三伸卷復觀姓氏旋又廢失假令萬一除刑部囚藉復爲士列亦不堪當世用矣宗元答韋中立書曰辱書云欲相師僕道不篤業甚淺近環顧其中未見可師者雖嘗好言論爲文章甚不自是也不意吾子自京師來蠻夷間乃幸見取僕自卜固無取假令有取亦不敢爲人師爲衆人師且不敢况敢爲吾子師乎孟子稱人之患在好爲人師由魏晉氏以

下人益不事師。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輒譁笑之，以爲狂人。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爲師。世果羣怪聚罵，指目率引，而增爲言詞，愈以是得狂名，居長安，炊不暇熟，又挈是者數矣。屈子賦曰：邑犬羣吠，吠所怪也。僕往聞庸蜀之南，恒雨少日，日出則犬吠，以爲過言。前六七年，僕來南，二年冬，大雪踰嶺，被南越中數州，數州之犬皆蒼皇吠噬，狂走者累日，至無雪乃已。然後始信前所聞者。今韓愈旣自以爲蜀之日，而吾子又欲使吾爲越之雪，不以病乎？非獨見病，亦以病吾子。然雪與日豈真有過哉？顧吠者犬耳，吠者幾人，而誰敢銜怪於羣目，以召闕取怒乎？僕自謫過以來，益少志慮，居南中九年，增腳氣，病漸不喜鬧，豈可使嗷嗷者早暮拂吾耳，騷吾心，則固僵仆煩憤，愈不可過矣。平居望外，遭齒舌不少，獨欠爲今師耳。

宋歐陽修

歐陽修字永叔，廬陵人。生四歲而孤，母鄭氏守節自誓，親教修讀書。家貧，至以荻畫地學書。修敏悟過人，所覽輒能誦。比成人，將舉進士，爲一時偶儷之文，已絕出倫輩。翰林學士胥偁時在漢陽，見而奇之，曰：子

必有名于世。館之門下，修從之。京師兩試國子監一試禮部，皆第一人。遂中甲科，補西京留守推官。宋興且百年，而文章體裁猶仍五季餘習，鏤刻駢偶，澁弗振，士因陋守舊，論卑氣弱。蘇舜欽、柳開、穆修輩咸有意作而張之，而力不足。修遊隨，得唐韓愈遺稿於廢書籠中，讀而心慕焉。從尹師魯遊，爲古文，議論當世事，迭相師友，與梅聖俞遊，爲歌詩，相倡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景祐初，召試，遷館閣校勘。始錢惟演留守西京，修及尹洙爲官屬，皆有時名。修等游宴無節，惟演去，王曙繼至，嘗厲色謂修等曰：「諸君知寇萊公

漢

晚年之禍乎？政以縱酒過度，爾修對曰：「寇公之禍，政以老而不知止耳。」曙默然，終不怒。更薦修及洙，置之館閣。議者賢之。時范仲淹知開封府，每進見，輒論時政得失，宰相惡之，斥守饒州。修見諫官高若訥，詆訕仲淹，以爲當黜。修爲書責之，坐貶峽州夷陵令。修復與尹洙書曰：「五六年來，此輩沈默畏懼，布在世間，忽見吾輩作此事，下至竈間老婢，亦相驚怪。徒武成軍節度判官康定初，仲淹起爲陝西經略，招討安撫使，辟修掌書記。修笑曰：「吾論范公，豈以爲利哉？同其退不同，其進可也。」辭不就。召還，復校勘，遷太子中允，與

擇字相又
擇諫官五
大有爲之
主

修崇文總目慶曆初遷集賢校理同知太子內院求
補外通判滑州事時西師未解契丹初復舊京東西
盜賊蜂起國用不給仁宗知朝臣不任事始登進仲
淹及杜衍富弼韓琦分列二府增諫員取敢言上修
首被選以太常丞知諫院賜五品服未幾修起居注
修每勸上延見諸臣訪以政事上再出手詔使仲淹
等條天下事又開天章閣召對賜坐給紙筆使具疏
於前仲淹等惶恐退而上時所宜先者十數事於是
有詔勸農桑興學校革磨勘任子等弊中外悚然而
小人不便相與騰口謗之修知其必爲害常爲上分

別邪正勸力行諸臣之言初仲淹之貶饒州修與尹
洙余靖皆以直仲淹見逐目之黨人自是朋黨之論
起修乃爲明黨論以進嘗因奏事論及人物上目修
曰如歐陽修何處得來蓋欲大用而未果也四年大
臣有言河東芻糧不足請廢麟州徙治合河津或請
廢其五寨命修往視利害修曰麟州天險不可廢也
麟州廢則五寨不可守五寨不守則府州遂爲孤壘
今五寨存故虜在二三百里外若五寨廢則夾河皆
虜巢穴河內州縣皆不安居矣不若分其兵駐並河
清塞堡緩急不失應副而平時可省轉輸由是麟州

得不廢。初保州亂，兵皆招以不死。既而悉誅之。脅從二千人，亦分隸諸州。富弼爲宣撫使，恐後生變，與修相遇於內黃。時修爲河北轉運使，夜半屏人謀，欲使諸州同日誅之。修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況脅從乎？既非朝命，州郡有一不從，爲變不細。」弼悟乃止。會弼與杜衍、韓琦、范仲淹等相繼以黨議罷去，修慨然上書論之。會修之外甥女張嫁修族人晟，以失行繫獄。言事者乘此欲并中修，遂起詔獄，窮治張資產。上使中官監劾之，卒辨其誣，猶降官。知滁州事，徙潁州。復學士，留守南京。丁母憂，至和初服除，入見，鬚髮盡白。上

奇事

怪之，問勞惻然，恩意甚厚。命判吏部流內銓。小人畏修且大用，僞爲修奏乞澄汰宦官。宦官聞之，果怒會選人胡宗堯當改官，宦官有密奏者曰：「宗堯翰林學士宿之子，有司右之私也。」遂出修知州。言者多謂脩無罪，上悟，留刊修唐書，俄入翰林爲學士。自滁州之敗，至是十二年矣。上臨御既久，遍閱天下士，羣臣未有以大稱上意者。上思富韓之賢，復召寘二府。時慶曆舊人惟二人與修在朝廷。嘉祐初，判太常寺。二年，權知貢舉。是時進士爲文，以詭異相高，文體大壞。修患之所取，率以詞義近古爲貴。凡以嶮怪知名者，皆黜去。

八編類纂 卷一百五
殆盡。勝出怨謗紛然。向之囂薄者。伺修出。聚謀於馬首。街邏不能制。久之乃服。然文章自是而變。復古三年。權知開封府事。所代苞拯以嚴威。御下名震都邑。修簡易循理。不求赫赫之譽。有以拯之政勵修者。修曰。凡人材性不一。用其所長。事無不舉。強其所短。勢必不逮。吾亦任吾所長耳。聞者稱善。四年遷給事中。唐書成。拜禮部侍郎。俄兼翰林侍讀學士。修在翰林。凡八年。知無不言。所言多聽。河決商胡。賈昌朝留守北京。欲開橫壠故道。回河使東。有李仲昌者。欲道商胡入六塔河。詔兩省臺諫集議。修以爲河水重濁。理

無不淤。淤從下起。下流既淤。上流必決。水性避高。決必趨下。以近事驗之。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但勢不能久。必決於上流耳。橫壠功大難成。雖成必有復決之患。六塔狹小。不能容受大河。以全河注之。濱棣德博。必被其害。不若因水所趨。增治隄防。疏其下流。浚之入海。則河無決溢散沒之憂。數十年之利也。陳執中當國。主橫壠之議。執中罷去。而宰相復以仲昌之言爲然。行之而敗。河北被害者凡數千里。狄青爲樞密使。奮自軍伍。多戰功。軍中服其威名。上不豫。諸軍訛言籍籍。脩武臣掌機密。而得軍情。不

惟於國不便，鮮不以爲身害，請出之外藩以保其終始。遂罷知陳州，修嘗因水災上言，陛下臨御三十餘年，而儲宮未建，此久闕之典也。漢文帝卽位，羣臣請立太子，羣臣不自疑而敢請，文帝亦不疑其臣有二心。後唐明宗尤惡人言太子事，然漢文帝立太子之後，享國長久，爲漢太宗。明宗儲嗣不早定，而秦王以窺覬陷于大禍。後唐遂亂，陛下何疑而久不定乎？修言事不擇劇易，類如此。五年，爲樞密副使，明年爲叅知政事，修與韓琦同心輔政，每議事，心所未可，必力爭。琦亦開懷不疑。時東宮猶未定，臣僚間有言者，然

皆不克行。最後諫官司馬光知江州，呂誨言之中書，將因二疏以請，幸上有可意，相與力贊之。一日奏事，垂拱，讀二疏，未及，有言上曰：「朕有意久矣，顧未得其人耳。」宗室中誰可者？韓琦對曰：「宗室不接外人，臣等無由知之，抑此事非臣下所敢議，當出自聖斷。」上乃稱英宗舊名，曰：「宮中嘗養此人，今三十許歲矣，惟此人可耳。」是日君臣定議於殿上，琦等奏曰：「此事旣不可中止，乞陛下斷之於心，內批付臣等行之，可也。」上曰：「此豈可使婦人知之？」中書行之足矣。仁宗崩，皇子嗣位，英宗卽位之初，以疾未親政，太后臨朝，左右交

八編頁集 卷一百五 九
構幾成嫌隙韓琦奏事太后泣語之故琦以帝疾爲
解太后意不釋修進曰太后事仁宗數十年仁德著
于天下昔溫成之寵太后處之裕如今母子之間反
不能容耶太后意稍和修復曰仁宗在位久德澤在
人故一日晏駕天下奉戴嗣君無一人敢異同者今
太后一婦人臣等五六書生耳非仁宗遺意天下誰
肯聽從太后默然久之而罷彌縫其間卒復明辟樞
密使嘗闕人修當次補琦等議將進擬不以告修修
覺其意謂曰今天子諒陰母后垂簾而二三大臣自
相位置何以示天下琦等大服而止神宗卽位遷尚

書左丞修性剛直平生與人盡言無隱及在二府士
大夫有所干請輒面喻可否雖臺諫論事亦必以是
非詰之以此得怨而修不卹也初朝廷議加濮王典
禮詔下禮官與從官定議衆欲改封大國稱伯父修
引喪服記以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期降三年爲期
而不沒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若本
生之親改稱皇伯歷考前世皆無典據追封大國則
又禮無加爵之道故中書之議不與衆同太后出手
書許帝稱親尊王爲皇帝不敢當於是御史呂誨等
詆修主此議爭論不已皆被逐惟蔣之奇之說合修

意修薦爲御史衆目爲奸邪之奇患之則思所以自
解修婦弟薛宗孺有憾于修造帷薄不根之謗摧辱
之展轉達于中丞彭思永思永以告之奇之奇卽上
章劾修神宗初卽位欲深護修訪故宮臣孫思恭思
恭爲辯釋修杜門請推治帝使詰思永之奇問所從
來辭窮皆坐黜修亦堅求退除觀文殿學士知亳州
熙寧初知青州時諸縣散青苗錢修乞令民上納本
錢以示不爲利罷提舉管局聽民以願請不報三年
判太原府辭求知蔡州從之修自歷官至爲兩府凡
有建明於上前其詞意堅確持守不變且勇於敢爲

王安石嘗歎其可任大事及荆公輔政多所更張而
同列少與合者是時修罷叅知政事以觀文殿學士
知蔡州安石乃進之爲宣徽使判太原府許朝覲意
在引之執政以同新天下之政而修懲漢邸之事深
畏多言遂力辭恩命繼以請老而去安石深歎惜之
修以風節自持旣數被汙鱗年六十卽連乞謝事帝
輒優詔弗許及守青州又以請止散青苗錢爲安石
所詆故求歸愈切修在亳已六請致仕比至蔡逾年
復請四年以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修年未及
謝事天下益以高修修昔守潁上樂其風土因卜居

焉及歸而居室未完處之怡然不以爲意修之在滁也自號醉翁作亭瑯琊山以醉翁名之晚年又自號六一居士曰吾集古錄一千卷藏書一萬卷有琴一張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吾老於其間是爲六一自爲傳刻石亦名其文曰居士集居穎一年而卒享年六十有六謚文忠太常初謚曰文常秩曰修有定策之功請加以忠乃謚文忠嘗奉詔撰唐紀志撰五代史二書舉紀法嚴而詞約多取春秋遺意其表傳志考與遷固相上下修篤於朋友不以貴賤生死易意尹洙石介孫復梅聖俞旣沒皆經理其家或言之

朝廷官其子弟方貶夷陵時無以自遣因取舊案反覆觀之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於是仰天歎曰以荒遠小邑且如此天下固可知自爾遇事不敢忽也學者求見所與言未嘗及文章惟談吏事謂文章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凡歷數郡不見治跡不求聲譽寬簡而不擾故所至民便之或問爲政寬簡而事不弛廢何也曰以縱爲寬以略爲簡則政事弛廢而民受其弊吾所謂寬者不爲苛急簡者不爲繁碎耳修嘗與人曰治民如治病彼富醫之至人家也僕馬鮮明進退有禮爲人診脉案醫書述病證口辯如河

聽之可愛然病兒服藥云無効則不如貧醫貧醫無
僕馬舉止生疎爲人診脉不能應對病兒服藥云已
愈矣則便是良醫凡治人者不問吏才能否設施何
如但民稱便卽是良吏故修爲數郡不見治迹不求
聲譽以寬簡不擾爲意故所至民便旣去民思如楊
青南京皆大郡修至三五日間事已十減五六一兩
月後官舍如僧舍修前後歷七郡守吏民安之人至
爲立生祠修父嘗有遺訓戒慎用死刑毋以語修修
終身行之以謂漢法惟殺人者死今法多雜犯死罪
故據此則雜犯原擬死刑死罪非殺人者多所平反

蓋父意也於唐禮樂志明前世禮樂之本出於一而
後世禮樂爲空名五行志不書事應盡破漢儒災異
附會之說其論著類此五代史辭約而事備及正前
史之失爲尤多修唐書最後置局專修紀志而已列
傳則尚書宋祁修也朝廷以一書出于兩手體不能
一遂詔修刊詳列傳令刪削爲一體修雖受命退而
歎曰宋公於我爲前輩且人所見多不同豈可悉如
已意於是一無所易及書成奏御吏白舊制修書只
列書局中官高者一人姓名云某等奉敕撰而公官
高當書修曰宋公於列傳用功深而爲日久豈可掄

其名而奪其功乎於是紀志書修姓名列傳書宋姓名此例皆前未有自修爲始也祁聞而喜曰自古文人不相讓而好相陵掩此事前所未聞也蔣之奇爲歐陽修所厚制科旣黜乃詣修盛言濮議之善以得御史復懼不爲衆所容因修妻弟薛良孺得罪怨修誣修及婦吳氏事遂劾修神宗批付中書問狀無實吳氏育之女於是修與育皆上章自辯後數日復取其奏以入因謂執政曰言事者以閨門曖昧之事中傷大臣此風不可長貶監道州酒稅仍榜朝堂修尋亦外遷故其謝上表曰未乾薦禰之墨已彎射丹之弓。

宋蘇洵

蘇洵字明允眉州人年二十七始發憤爲學歲餘舉進士又舉茂才異等皆不中退而嘆曰此不足爲吾學也悉取所爲文數百篇焚之益閉戶讀書絕筆不爲文辭者五六年乃大究六經百家之說以考質古今治亂成敗聖賢窮達出處之際得其粹精涵蓄充溢抑而不發久之慨然曰可矣由是下筆頃刻數千言其縱橫上下出入馳驟必造於深微而後止蓋其稟也厚故發之遲志也懃故得之精嘉祐間與其二

子軾轍皆至京師翰林學士歐陽修上其所著書二十
十二篇卽出士大夫爭傳之一時學者競效蘇氏爲
文章所著權書衡論機策歐陽修稱曰荀卿子之文
也宰相韓琦見其書善之奏於朝召試舍人院辭疾
不至遂除校書郎會太常修纂建隆以來禮書乃以
爲霸州文安縣主簿與陳州項城令姚闢同修禮書
爲太常因革禮一百卷書成方奏未報卒賜其家縑
銀二百子軾辭所賜求贈官特贈光祿寺丞有文集
二十卷謚法三卷洵自述其文曰洵自分永棄與世
俗日疎隔得大肆力於文章詩人之優柔騷人之精

深孟韓之溫淳遷固之雄剛孫吳之簡切投之所向
無不如意嘗以爲董生得聖人之經其失也流而爲
迂晁錯得聖人之權其失也流而爲詐有二子之才
而不流者其惟賈生乎故作權書衡論以擬之由是
盡燒其曩時所爲文數百篇取論語孟子韓子及他
聖人賢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終日以讀之者七八年
矣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博觀於其外而駭然以
驚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胷中豁然以明若人之
言固當然者然猶未敢自出其言也時旣久胷中之
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試出而書之已而再三讀之渾

渾乎覺其來之易矣然猶未敢以爲是也會鞏曰洵
蓋少或百字多或千言其指事析理引物托喻侈能
盡之約遠能見之近大能使之微小能使之著煩不
能亂肆不能流其雄壯俊偉若決江河而下也其輝
光明白若引星辰而上也

宋蘇軾

蘇軾字子瞻眉山人生十年而父洵宦學四方母程
氏親授以書聞古今成敗輒能語其要母嘗讀東漢
史至范滂傳慨然太息軾時侍側曰軾若爲滂夫人
亦許之否乎母曰汝能爲滂吾顧不能爲滂母耶嘉

祐二年歐陽修考試禮部進士疾時文之詭異思有
以救梅堯臣時與其事得軾論刑賞以示修修驚喜
以爲異人欲以冠多士疑門生會鞏所爲乃寘第二
復以春秋對義居第一殿試中乙科以書謝諸公修
見之以書謂堯臣曰老夫當避此人放出一頭地士
聞者始譁不厭久乃信服丁母憂終喪授河南福昌
主簿修以直言薦之秘閣試六論舊不起草以故文
多不工軾始具草文義粲然上初欲用蘇軾起居注
安石曰軾豈是可獎之人上曰軾有文學朕見似爲
人平靜司馬光韓維王存俱稱之安石曰險邪之人

臣非苟言之，皆有事狀。軾遭父喪，韓琦等送金鼠不受，却販數船蘇木入川。司馬光言：呂惠卿受錢反言。蘇軾平靜，斯爲厚誣。陛下欲變風俗，息邪說，驟用此人，則士何由知陛下好惡所在？上乃罷軾不用。眞之官告院殿前初策進士舉子，希合爭言祖宗法制非是，軾爲考官，退擬答以進，深中其病。自是論事愈力。安石愈恨，御史知雜事者爲誣奏軾過失窮治，無所得。軾未嘗以一言自辨，乞外任避之。通判杭州高麗入貢使者凌蔑州郡，押伴使臣皆本路筦庫乘勢驕橫，至與鈐轄抗禮。軾使人謂之曰：遠夷慕化而來，理

必恭順，念乃爾暴恣，非汝導之不至是也。不浚當奏之押伴者，懼爲之小戢。使者發幣於官吏，書稱甲子。軾却之曰：高麗於本朝稱臣，而不稟正朔，吾安敢受。使者亟易書稱熙寧，然後受之。自密徙徐，是時河決曹村，泛於梁山，治溢於南清河城，南兩山環繞，呂梁百步扼之，匯於城下，漲不時洩，城將敗，富民爭出避水。軾曰：富民若出，民心動搖，吾誰與守？吾在是，水決不能敗城。驅使復入，軾履屨杖策親入武衛營呼其卒長謂之曰：河將害城，事急矣，雖禁軍宜爲我盡力。卒長呼曰：太守猶不避塗潦，吾儕小人效命之秋也。

八續類纂 卷一百五
執挺入火伍中率其徒短衣徒跣持畚鍤以出築東
南長隄首起戲馬臺尾屬於城隄成水至隄下害不
及城民心乃安御史舒亶言蘇軾作爲歌詩頗有譏
切時事之言蓋陛下發錢本以業貧民則曰贏得兒
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課試羣吏
則曰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終無術陛下興水
利則曰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陛下謹
鹽禁則曰豈是聞韶解忘味爾來三月食無鹽其他
觸物卽事應口所言無非以詆毀爲主小則鏤板大
則刻石詔知諫院張璪御史中丞李定推治以聞軾

繫御史獄上本無意深罪之宰臣王珪言蘇軾有不
臣意因舉軾檜詩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唯有螫龍
知之句對曰陛下飛龍在天而求之地下之螫龍非
不臣而何上曰彼自詠檜何預朕事珪語塞軾初下
獄張方平范鎮皆上書救之不報衆危之莫敢正言
者直舍人院王安禮乘間進曰自古大度之君不以
語言謫人案軾文士本以才自奮謂爵位可立取顧
碌碌如此其中不能無缺望今一旦致於法恐後世
謂不能容才願陛下無庸竟其獄上曰朕固不深譴
特欲申言者路耳行爲卿貫之其後獄果緩卒薄其

罪遂以黃州團練副使安置軾幅巾芒屨與田父野老相從溪谷之間築室於東坡自號東坡居士五年神宗數有意復用軾爲當路者沮之神宗嘗語宰相王珪蔡確曰國史至重可命蘇軾成之珪有難色神宗曰軾不可姑用曾鞏鞏進太祖總論神宗竟不允遂手札移軾汝州有曰蘇軾黜居思咎閱歲滋深人材難得不忍終棄軾未至汝上書自言饑寒有田在常願得居之朝奏入夕報可道過金陵見王安石曰大兵大獄漢唐滅亡之兆祖宗以仁厚治天下止欲革此今四方用兵連年不解東南數起大獄公獨無

一言以救之乎。安石曰。一事皆惠卿啓之。安石在外安敢言。軾曰。在朝則言。在外則不言。事君之常禮耳。上所以待公者非常禮。公所以待上者豈可以常禮乎。安石厲聲曰。安石須說。又曰。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又曰。人須是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弗爲乃可。軾戲曰。今之君子。爭減半年磨勘。雖殺人亦爲之。安石笑而不言。軾舊善門下侍郎司馬光。及知樞密院。章惇二人。冰炭不相入。惇每以謔侮困光。光苦之。求助於軾。軾見惇曰。司馬君實時望甚重。昔許靖以虛名無實。見鄙於蜀。先主法正曰。靖之浮譽。播

流四海若不加禮必以賤賢為累先主納之乃以靖
 為司徒許靖且不可慢况君實乎惇以為然光賴以
 少安既而朝廷緣先帝意欲用軾除起居舍人軾辭
 之見宰相蔡確自言確曰公徊翔久矣朝中無出公
 右者軾固辭確曰今日誰當在公前者軾曰昔林希
 同在館中年且長確曰希固當先公耶卒不許然希
 亦由此繼補記註光為人忠信有餘而才智不足知
 免役之害而不知其利欲一切以差役代之方差官
 置局軾亦與其選獨以實告而光始不悅嘗侍上讀
 祖宗寶訓因及時事軾歷言今賞罰不明善惡無所

勸沮又黃河勢方西流而強之使東夏人寇鎮戎殺
 掠幾萬人帥臣掩蔽不以聞朝廷亦不問事每如此
 恐寢成衰亂之漸當軸者恨之軾知不見容乞外任
 四年知杭州時諫官言宰相蔡確知安州作詩借郝
 處俊事以譏刺時事大臣議逐之嶺南軾密疏言朝
 廷若薄確之罪則於皇帝孝治為不足若深罪確則
 於太皇太后仁政為小累謂宜皇帝降勅置獄逮治
 而太皇太后內出手詔赦之則仁孝兩得矣宣仁皇
 后心善軾言而不能用軾至杭吏民習軾舊政不勞
 而治歲適大旱饑疫并作軾請於朝免本路上供米

三之一故米不翔貴復得賜度僧牒百易米以救饑者明年方春卽減價糶常平米民遂免大旱之苦杭本江海之地水泉鹹苦居民稀少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民足於水故井邑日富及白居易復浚西湖放水入運河自河入田所溉至千頃然湖水多葑自唐及錢氏歲輒開治故湖水足用宋廢而不理至是湖中葑積爲田一十五萬餘丈而水無幾矣運河失湖水之利則取給於江潮潮混濁多淤河行闕闕中三年一淘爲市井大患而六井亦幾廢軾始至浚茅山鹽橋二河以茅山一河專受江潮以鹽橋

一河專受湖水復造堰閘以爲湖水蓄洩之限然後潮不入市且以餘力復完六井民稍獲其利矣軾間至湖上周視良久曰今欲去葑田如雲將安所寘之湖南北三十里環湖往來終日不達若取葑田積於湖中爲長堤以通南北則葑田去而行者便矣吳人種菱春輒芟除不遺寸草葑田若去募人種菱收其利以備修湖則湖當不復堙塞乃取救荒之餘得錢糧以貫石數者萬復請於朝得百僧度牒以募役者堤成植芙蓉楊柳其上望之如圖畫杭人名之蘇公堤杭僧有淨源者舊居海濱與舶客交通牟利舶至

高麗交譽之元豐末其王子義天來朝因往拜焉至是源死其徒竊持其畫像附舶往告義天亦使其徒附船來祭祭訖乃言國母使以金塔二祝皇帝太皇太后壽公不納而奏之曰高麗久不入貢失賜予厚利意欲來朝矣未測朝廷所以待之薄厚故因祭亡僧而行祝壽之禮禮意尠薄蓋可見矣若受而不答則遠夷或以怨怒因而厚賜之正墮其計臣謂朝廷宜勿與知而使州郡以理却之且庸僧猾商敢擅招誘外夷邀求厚利爲國生事其漸不可長宜痛加懲創朝廷皆從之未幾高麗貢使果至軾案舊例使之

所至吳越七州實費二萬四千餘緡而民間之費不在乃令諸郡量事裁損比至民獲交易之利而無侵撓之害浙江潮自海門東來勢如雷霆而浮出峙于江中與漁浦諸山犬牙相錯洄洑激射歲敗公私船不可勝計軾議自浙江上流地名石門並山而東鑿爲運河引浙江及谿谷諸水二十餘里以達於江又並山爲岸不能十里以達於龍山之大慈浦自浦北折抵小嶺鑿嶺六十五丈以達于嶺東古河浚古河數里以達于龍山運河以避浮山之險人皆以爲便奏聞有惡軾成功者會軾罷歸使代者盡力排之功

以不成軾復言三吳之水瀦爲太湖太湖之水溢爲松江以入海海日兩潮潮濁而江清潮水常欲淤塞江路而江水清駛隨輒滌去海口普通則吳中少水患昔蘇州以東公私船皆以篙行無陸挽者自慶曆以來松江大築挽路建長橋以扼塞江路故今三吳多水欲鑿挽路爲千橋以迅江勢亦不果用人皆恨之軾之自汝移常也授命於宋會神考晏駕哭于宋而南至揚州常人爲軾買田書至軾喜作詩有聞好語之句言者妄謂軾聞諱而喜乞加深譴然詩刻石有時日朝廷知言者之妄皆逐之軾懼請外補乃出

守穎會春大閱軍禮久廢將吏不識上下之分軾命舉舊典元帥常服坐帳中將吏戎服奔走執事副總管王光祖自謂老將耻之稱疾不出軾召書吏作奏將上光祖震恐而出訖事無敢慢者定人言自韓琦去不見此禮至今矣北戎久和邊兵不試臨事有不可用之憂惟沿邊弓箭社兵與寇爲鄰以戰射自衛猶號精銳故相龐籍守邊因其故俗立隊伍將校出入賞罰緩急可使歲久法弛復爲保甲所撓漸不爲用軾奏爲免保甲及兩稅折變科配長吏以時訓勞不報時方例廢舊人軾坐爲中書舍人日草呂惠卿

八編類集 卷五
降官制直書其罪。云均輸之政。自同於商賈。手實之禍。下及於雞豚。先皇帝始以帝堯之仁。姑試伯鯨。終焉孔子之聖。不信宰予。言者誣以謗訕。紹聖元年。知英州。復安置惠州。軾以待從齒領南編戶。獨以少子過。自隨瘴癘所侵。蠻蜴所侮。胷中泊然。無所蒂芥。人無賢愚。皆得其歡心。疾苦者畀之藥。殞斃者納之窆。又率衆爲二橋。以濟病涉者。惠人愛敬之。居三年。大臣以流竄者爲未足也。後以瓊州別駕安置昌化。昌化非人所居。食飲不具。藥食無有。初僦官屋以避風雨。有司猶謂不可。則買地築室。昌化士人畚土運甕。

以助之。爲屋三間。軾食芋飲水。著書以爲樂。時從其父老游。亦無間也。元符三年。大赦北還。已乃提舉成都玉局觀。居從其便。軾渡海北歸。將居許。病暑暴下。中止於常卜居陽羨時。邵民瞻從軾游。時時相與杖策。過長橋。訪山水爲樂。邵爲軾買一宅。爲緡五百。軾傾囊僅能償之。卜吉將入居。夜與邵步月。偶至村落。聞婦人哭聲極哀。軾徒倚聽之。與邵推扉而入。則老嫗。軾問嫗何爲哀傷。至是。嫗言吾有一居。相傳百年。吾子不肖。舉以售人。今日遷徙。百年舊居。一旦訣別。所以泣也。軾亦爲之愴然。問其故居所在。則軾以五

百緡所得者因再三慰撫謂曰姬之故居乃吾所售不必深悲當以是居還姬即命取屋券對姬焚之呼其子迎母還舊居不索其直軾遂還毘陵不復還地建中靖國元年六月請致仕遂以不起畢仲游士安之孫也舉進士元祐初爲軍器衛尉丞召試學士院同策問者九人乃黃廷堅張來晁補之輩蘇軾異其文擢爲第一仲游爲文切於事理而有根底不爲浮誇詭誕戲弄不莊之語蘇軾在館閣頗以言語文章規切時政仲游憂其及禍貽書戒之曰孟軻不得已而後辯孔子欲無言古人所以精謀極慮固功業而

養壽命者未嘗不出乎此君自立朝以來禍福予害繫身者未嘗言顧直惜其言爾夫言語之累不特出口者爲言其形於詩歌贊於賦頌託於碑銘著於序記者亦語言也今知畏於口而未畏於文是其所是則見是者喜非其所非則蒙非者怨喜者未能濟君之謀而怨者或已敗君之事矣天下論君之文如孫臏之用兵扁鵲之醫疾固所指名矣雖無是非之言猶有是非之疑又况其有耶官非諫臣職非御史而非是人所非是危身觸讎以游其間殆猶抱石而救溺也軾得書聳然後竟如其慮仁宗初讀軾轍制策

退而喜曰朕今日爲子孫得兩宰相矣仁宗尤愛其
文官中讀之膳進忘食稱爲天下奇木

宋蘇轍

蘇轍字子由年十九與兄軾同登進士科又同策制
舉仁宗春秋高轍慮或倦于勤因極言得失而於禁
廷之事尤爲切至曰往者寶元慶曆之間西夏作難
陛下晝不安坐夜不安席天下皆謂陛下憂懼小心
如周文王然自西方解兵陛下棄置憂懼之心二十
年矣古之聖人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夫無事而
深憂者所以爲有事之不懼也今陛下無事則不憂

有事則大懼臣以爲憂樂之節易矣臣疎遠小臣聞
之道路不知信否近歲以來宮中貴姬至以千數歌
舞飲酒優笑無度坐朝不聞咨謨便殿無所顧問三
代之衰漢唐之季女寵之害陛下亦知之矣久而不
止百蠹將由之而出內則蠱惑之所汗以傷和伐性
外則私謁之所亂以敗政害事陛下無謂好色於內
不害外事也今海內窮困生民愁苦而宮中好賜不
爲限極所欲則給不問有無司會不敢爭大臣不敢
諫執契持敕迅若兵火國家內有養士養兵之費外
有契丹西夏之奉陛下又自爲一筭以耗其遺餘臣

此是聖
月

恐陛下以此得謗而民心不歸也策入轍自謂必見黜考官司馬光第以三等范鎮難之蔡襄曰吾三司使也司會之言吾愧之而不敢怨惟考官胡宿以爲不遜請黜之仁宗日以直言召人而以直言棄之天下其謂我何宰相不得已寘之下等授商州軍事推官時王安石已執政與陳升之領三司條例命轍爲之屬呂惠卿附安石轍與論多相牾安石出青苗書使轍熟議曰有不便者以告勿疑轍曰以錢貸民使出息二分以救民非爲利也然出納之際吏緣爲姦雖有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其納錢

此事介
何嘗不
心

雖富民不免踰限如此則恐鞭筆必用州縣之事不勝煩矣唐劉晏掌國計未嘗有所假貸有尤之者晏曰使民僥倖得錢非國之福使吏倚法督責非民之便吾雖未嘗假貸而四方豐凶貴賤知之未嘗逾時有賤必糶有貴必糶以此四方無甚貴甚賤之病安用貸爲晏之所言則常平法耳今此法見在而患不修公誠能有意於民舉而行之則晏之功可立俟也安石曰君言誠有理當徐思之自此踰月不言青苗會河北轉運判官王廣廉奏乞度僧牒數千爲本錢於陝西漕司私行青苗法春散秋歛與安石意合於

是青苗法遂行。安石因遣八使之四方，訪求遺利。中外知其必迎合生事，皆莫敢言。轍往見陳升之，曰：昔嘉祐末，遣使寬恤諸路，各務生事，還奏多不可行。爲天下笑。今何以異此？又以書抵安石，力陳其不可。安石怒，將加以罪，升之止之。轍言：每於本司商量公事，動皆不合，乞除一合入差，遣詔依所乞。上閱轍狀，問轍與軾如何。觀其學問頗相類。安石曰：軾兄弟大抵以飛箝押闔爲事。上曰：如此，則宜合時事。何以反爲異論？以爲河南推官。會張方平知陳州，辟爲教授。授齊州掌書記。復從方平簽書南京判官，坐兄軾以詩得罪，謫監筠州鹽酒稅。五年不得調，移知績溪縣。哲宗立，以祕書省校書郎召元祐元年爲右司諫。宣仁后臨朝，用司馬光、呂公著欲革弊事，而舊相蔡確、韓縝、樞密使章惇皆在位，窺伺得失。轍皆論去之。呂惠卿始諂事安石，行虐政，以害天下。及勢均力敵，則傾陷安石，甚於仇讐。世尤惡之。至是自知不免，乞宮觀以避貶竄。轍具疏其姦，以散官安置建州。司馬光以王安石顧役之害，欲復差役，不知其害相半於顧役。轍自言：罷差役僅二十年，吏民皆未習慣。况役法開涉衆事，根芽盤錯，行之徐緩，乃得審詳。若不窮

定見之爲
言如此何
九介前

究首尾。忽遽更行。恐既行之後。別生諸弊。今州縣役錢例有積年寬剩。大約足支數年。且依舊額役。盡今年而止。催督有司。審議差役。越今冬成法。來年役使鄉戶。但使既行之後。無復人言。則進退皆便。光不能從。遷中書舍人。進戶部侍郎。輒因轉對言曰。財賦之原。出於四方。而委於中都。故善爲國者。藏之於民。其次藏之州郡。州郡有餘。則轉運司常足。轉運司既足。則戶部不困。唐制天下賦稅。其一上供。其一送使。其一留州。比之於今。上供之數。可謂少矣。然每有緩急。王命一出。舟車相衝。大事以濟。祖宗以來。法制雖殊。

而諸道蓄藏之計。猶極豐厚。是以歛散及時。縱舍由已。利柄所在。爲必成。自熙寧以來。言利之臣。不知本末之術。欲徼富貴。而先困轉運司。轉運司既困。則上供不繼。上供不繼。而戶部亦憊矣。兩司既困。故內帑別藏。雖積如丘山。而委爲朽壤。無益於算也。其一曰分河渠案。以爲都水監。其二曰分冑案。以爲軍器監。其三曰分修造案。以爲將作監。三監皆隸工部。則本部所專。其餘無幾。出納損益。制在他司。頃者司馬光秉政。知其爲害。嘗使本部收攬諸司利權。當時所收。不得其要。至今三案尤爲他司所擅。深可惜也。蓋

國之有財猶人之有飲食飲食之道當使口司出納而腹制多寡然後分布氣血以養百骸耳目賴之以爲聰明手足賴之以爲力若不專任口腹而使手足耳目得分治之則雖欲求一飽不可得矣而况安且壽乎今戶部之在朝廷猶口腹也而使他司分治其事何以異此自數十年以來羣臣每因一事不舉輒建他司利權一分用財無藝他司以辦事爲效則不恤財之有無戶部以給財爲功則不問事之當否彼此各營一職其勢不復相知雖使戶部得材智之臣終亦無益能否同病府庫卒空今不早救後患必甚

哲宗從之自元祐初一新庶政至是五年矣人心已定惟元豐舊黨分布中外多起邪說以搖撼在位呂大防劉摯患之欲稍引用以平夙怨謂之調停宣仁后疑不決轍面斥其非復上疏親君子遠小人則主尊國安疎君子任小人則主憂國殆此理之必然未聞以小人在外憂其不悅而引之於內以自遺患也故臣謂小人雖不可任以腹心至於牧守四方奔走庶務無所偏廢可也若遂引之於內是猶患盜賊之欲得財而導之入寢室知虎豹之欲食肉而開之以坵牧無是理也且君子小人勢同冰炭同處必爭一

爭之後，小人必勝，君子必敗。疏入，宣仁后命宰執讀於簾前，曰：「轍疑吾君臣兼用邪？」正其言極中理。諸臣從而和之，調停之說遂已。曩者黃河北流，正得水性，而水官穿鑿欲導之使東，移下就高，汨五行之理。及陛下遣使案視，知不可爲，猶或固執不通。經今累歲，回河雖罷，減木尚存，遂使河朔生靈財力俱困。今者西夏青唐外皆臣順，朝廷招來之厚，惟恐失之，而熙河將吏創築二堡以侵其膏腴，議納醇忠以奪其節鉞。功未可覲，爭已先形。朝廷雖知其非，終不明白處置。若遂養成邊釁，開陝豈復安居。如此二事，則臣所

謂宜正已平心，無生事要功者也。昔嘉祐以前，鄉差衙前，民間常有破產之患。熙寧以後，出賣坊場以顧衙前，民間不復知有衙前之苦。及元祐之初，務於復舊，一例復差，官收坊場之錢，民出衙前之費，四方驚顧，衆議沸騰，尋知不可旋，又復顧。去年之秋，又復差法。又熙寧顧役之法，三等入戶並出役錢，上戶以家產高強出錢無藝，下戶昔不充役，今遣出錢，故此二等入戶不免恣怨。至於中等，昔旣已自差役，今又出錢不多，顧法之行最爲其便，罷行顧法，上下二等欣躍可知。唯是中等則反爲害，且如畿縣中等之家，例

出役錢三貫若經十載爲錢三十貫而已今差役旣行諸役手力最爲輕役農民在官日使百錢最爲輕費然一歲之用已爲三十六貫二年役滿爲費七千餘貫罷役而歸寬鄉得閑三年狹鄉不及一歲以此較之則差役五年之費倍於顧役十年賦役所出多在中等如此條目不便非一故天下皆思顧役而厭差役今五年矣如此二事則臣所謂宜因弊條法爲安民靖國之術者也時三省除李清臣吏部尚書給事中范祖禹封還詔書直言姚覲亦言之三省復除蒲宗孟兵部尚書轍奏前除清臣給諫紛然爭之未

定今又用宗孟恐不便宜仁后曰柰闕官何轍曰尚書闕官已數年何嘗闕事今日用此二人正與去年用鄧溫伯無異此三人者非有大惡但昔與王珪蔡確輩並進意思與今日聖政不合見今尚書共闕四人若並用似此四人使黨類互進恐朝廷自是不安靜矣議遂止紹聖初哲宗起李清臣爲中書舍人鄧潤甫爲尚書左丞二人久在外不得志稍復言熙豐事以激怒哲宗意會廷試進士清臣撰策題卽爲邪說轍諫曰伏見御試策題歷詆近歲行事有紹復熙寧元豐之意臣謂先帝以天縱之才行大有爲之志

其所設施度越前古。蓋有百世不可改者。在位近二
十年。而終身不受尊號。裁抑宗室。恩止祖免。減朝廷
無窮之費。出賣坊場。顧募衙前。免民間破家之患。黜
罷諸科誦數之學。訓練諸將。慵惰之兵。置寄祿之官。
復六曹之舊。嚴重祿之法。禁交謁之私行。淺攻之策。
以制西夏。收六色之錢。以寬雜役。凡如此類。皆先帝
之睿算。有利無害。而元祐以來。上下奉行。未嘗失墜
也。至於其他事。有失當。何世無之。父作之於前。子救
之於後。前後相濟。此則聖人之孝也。漢武帝外事四
征。內興宮室。財用匱竭。於是脩鹽鐵。權酷均輸之政。

民不堪命。幾至大亂。昭帝委任霍光。罷去煩苛。漢室
乃定。光武顯宗。以察爲明。以識決事。上下恐懼。人懷
不安。章帝卽位。深鑒其失。代之以寬厚愷悌之政。後
世稱焉。本朝真宗。右文偃武。號稱太平。而羣臣因其
極盛。爲天書之說。章獻臨御。覽大臣之議。藏書梓宮。
以泯其迹。及仁宗聽政。絕口不言。英宗自藩邸入繼。
大臣創濮廟之議。及先帝嗣位。或請復舉其事。寢而
不答。遂以安靜。夫以漢昭章帝之賢。與吾仁宗神宗
之聖。豈其薄於孝敬。而輕事變易也哉。臣不勝區區
願陛下。反覆臣言。慎勿輕事改易。若輕變九年已行。

之事擢任累歲不用之人。人懷私忿而以先帝爲辭。大事去矣。哲宗覽奏以爲引漢武方先朝不悅落職。知汝州居數月。元豐諸臣皆會於朝。再責知袁州。試少府監均州居住。三年又責化州別駕雷州安置。移循州。徽宗卽位徙永州。復大中大夫提舉鳳翔太平宮。崇寧中。蔡京當國。罷祠居許州。築室於許。號穎濱。遺老自作傳萬餘言。不復與人相見。終日默坐。如是者幾十年。政和二年卒。年七十四。追復端明殿學士。淳熙中。謚文定。轍南遷。旣還居許。下多杜門。不通賓客。有鄉人自蜀來見之。伺候於門。彌旬不得通。宅南爲叢竹。竹中爲小亭。遇風日清美。或徜徉亭中。鄉人旣不得見。謀之闈人。使待於亭旁。後旬日果出。鄉人因趨進。轍見之大驚。慰勞久之。曰。子姑待我於此。翩然而入。迨夜竟不復出。

宋曾鞏

曾鞏字子固。建昌南豐人。嘉祐二年進士第。調太平州司法叅軍。太守張伯玉前輩人也。歐陽脩王安石諸名士共稱鞏文章。伯玉殊不顧。間語子固。吾方作六經閣。其爲之記。子固凡脫藁六七終不當。伯玉之意。謂鞏曰。吾自爲之。其書於紙曰。六經閣者。諸子百

家皆在焉不書尊經也云云鞏始大畏服益自勵於學矣召編校史館書籍遷館閣校勘集賢校理爲實錄檢討官出通判越州歲饑度常平不足以賑給而田居野處之人不能皆至城郭至者羣聚有疾厲之虞前期諭屬縣召富人使自實粟數總得十五萬石視常平價稍增以予民民得從便受粟不出田里而食有餘粟價爲平徙知齊州其治以疾姦盜爲本章丘民聚黨村落間號霸王社鞏配三十一人又屬民爲保伍使譏察其出入有盜則鳴鼓相援每發輒得盜有葛友者名在捕中一日自出首鞏飲食冠裳之

假以騎從鞏所購金帛隨之夸徇四境盜聞多出自首鞏外示章顯實欲携貳其徒使之不能復合也徙襄州洪州加直龍圖閣知福州劍將樂盜廖思旣赦罪出降餘衆潰復合鞏以計羅致之繼自歸者二百鞏在官有所市易取賈必以厚于賈必以薄于門生故吏以幣交者一無所受福州無職田歲鬻園蔬收其直自入常三四十萬鞏曰大守與民爭利可乎罷之徙明毫滄三州急姦強而寬貧弱曰爲人害者不去則吾民不寧鞏所至出教事應下縣責其屬度緩急與之期期未盡不復移書督促期盡不報案其罪

八編類纂 卷三十五
期與事不相當聽縣自言別與之期而案與期者卽有所追遠州不遣人至縣縣毋遣人呼其門縣初未甚聽鞏小則罰典吏大則并劾縣官於是莫敢慢事皆先期而集民不知擾所省文移數十倍過闕神宗召見勞問甚寵遂留判三班院上疏議經費帝曰鞏以節用爲理財之要世之言理財者未有及此帝以三朝兩朝國史各自爲書將合而爲一加鞏史館脩撰專典之不以大臣監總旣而不克成會官制行拜中書舍人時自三省至百執事選授一新除書日至十數人人舉其職於訓辭典約而盡尋掌延安郡王

賤奏故事命翰林學士至是特屬之甫數月丁母艱去又數月而卒年六十五鞏自爲小官至在朝廷挺立無所附遠迹權貴由是愛鞏者少爲編校書籍積九年自求補外轉徙六州更十餘年鞏於是時旣與任事者不合而小人乘間又欲濟之一時知名士往往坐刺譏辭語廢遂鞏於慮患防微絕人遠甚政事弛張操縱雖出于已而未嘗廢法自用以故莫能中傷鞏亦不爲之動也鞏性孝友父亡奉繼母益至撫四第九妹於委廢單弱之中宦學婚嫁一出其力爲文章上下馳騁愈出而愈工本原六經斟酌於司馬

遷韓愈一時工作文詞者鮮能過也舍人王震序輩
之文曰先生以文章名天下久矣異時齒髮壯志氣
銳其文章之標鶩奔放雄渾壞偉若三軍之朝氣猛
獸之挾怒江湖之波濤烟雲之姿狀一何竒也方是
時先生自負要似劉向不知韓愈爲何如耳中間從
外徙世頗謂偃蹇不偶一時後生輩蜂出先生泊如
也晚還朝廷天下望用其學而屬新官制遂掌書命
於是更置百官舊舍人無在者已試卽入院方除目
填委占紙肆書初若不經意午漏盡授草院吏上馬
去凡除郎御史數十人所以本法意願職守而爲之

訓教者人人不同咸有新趣而行裕雅重自成一家
始知先生之學雖老不衰而大手筆自有入矣陳師
道曾見曾鞏於襄漢間師道携所作以謁之鞏一見
愛之因留款語適欲作一文字事多因托師道爲之
且授以意師道文思亦溢窮日之力方成僅數百言
明日以呈鞏鞏云略也好只是冗字多不知可爲
略刪動否師道因請改竄鞏就坐取筆抹數處每抹
處連一兩行便以授師道削去一二百字師道讀之
則其意尤完因嘆服遂以爲法所以師道文字簡潔
如此鞏又常令師道一年看伯夷傳少與王安石游

安石聲譽未振，輩導之於歐陽修。嘗有書與安石曰：歐陽公更願兄稍開廓其文辭，勿用規規摹擬前人。孟韓之文雖高，不必似之，取其自然耳。及安石得志，遂與之異。神宗嘗問安石何如人，對曰：文學行義不減楊雄，以吝故不及。帝曰：安石輕富貴，何吝也？曰：臣所謂吝者，謂其勇於有為，吝於改過耳。帝然之。呂公著嘗告神宗以輩為人行義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以是不大用。云司馬光日錄曰：元素云：曾公亮知山陰賤，市民田數十頃，為人所訟。輩父易占時在越，幕說守倅曰：曾宰高科，他日將貴，願用茲事，敗之。可惜。父會為明守，衰老宜與謀，俾代其子任。各守倅從之。會由是坐贓追停。公亮深德易占，後易占以信州縣宰坐贓，英州編管，亡匿於公亮別墅，會赦自出。鞏訟寃再劾，復往英州，因死焉。鞏時不奔喪，為鄉議所貶。安石為作辨曾子以解之。朱熹曰：按鞏父死，南都杜祁公為治其喪，時鞏在側。今文集有謝杜公書，可見。又荆公撰墓誌亦云：至南京病卒，此言不奔喪者，溫公傳聞之誤也。

宋張耒

張耒字文潛，楚州淮陰人。幼穎異，十三歲能為文。十

七時作函關賦已傳人口游學於陳學官蘇轍愛之因得從軾游軾亦深知之稱其文汪洋冲澹有一倡三歎之聲弱冠第進士歷遷秘書丞著作郎史館檢討居三館八年顧義自守泊如也擢起居舍人紹聖初知潤州坐黨籍徙宣州謫監黃州酒稅徽宗立召爲太常卿甫數月復出知潁州汝州崇寧初復坐黨藉落職主管明道宮初未至潁聞蘇軾計已舉哀行服遂貶房州別駕安置於黃

元姚燧

姚燧字端甫生三歲而孤育於伯父樞樞隱居蘇門

謂燧蒙暗教督之甚急燧不能堪楊奐馳書止之曰燧令器也長自有成爾何以急爲且許噤以女年十三見許衡於蘇門十八始受學於長安時未嘗爲文視流輩所作惟見其不如古人則心弗是也二十四始讀韓退之文試習爲之人請有作者風稍就正於衡衡亦賞其辭且戒之曰弓矢爲物以待盜也使盜得之亦將待人文章固發聞士子之利器然先有能一世之名將何以應人之見役者哉非其人而與之與非其人而拒之鈞罪也諡曰文燧先在蘇門山時讀通鑑綱目嘗病國統散于逐年不能一覽而得其

離合之際、至告病江東、著國統離合表、若于卷、年經而國緯之、如史記諸表、將附朱熹凡例之後。

元虞集

虞集字伯生、宋丞相允文五世孫也。遷集賢、修撰、因會議學校、乃上議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學校者、士之所授教、以至於成德達材者也。今天下學官猥以資格授、彊加之、諸生之上、而名之曰師、爾有司弗信之、生徒弗信之、於學校無益也。如此而望師道之立、可乎？下州小邑之上、無所見聞、父兄所以導其子弟、初無必爲學問之實意、師友之游從、亦莫辯其邪正、然

則所謂賢材者、非自天降地出、安有可望之理哉？爲今之計、莫若使守令求經明行修成德者、身師尊之、至誠懇惻以求之、其德化之及、庶乎有所觀感也。其次則求夫操履近正、而不爲詭異駭俗者、確守先儒經義、師說而不敢妄爲奇論者、衆所敬服而非鄉愿之徒者、延致之、日諷誦其書、使學者習之、入耳著心、以正其本、則他日亦當有所發也。其次則取鄉貢至京師罷歸者、其議論文藝、猶足以聳動其人、非若泛泛莫知根底者矣。泰定初、考試禮部、言於同列曰：國家科目之法、諸經傳註各有主者、將以一道德同

風俗非欲使學者專門擅業如近代五經學究之固陋也。聖經深遠非一人之見可盡。試藝之文推其高者取之不必先有主意。若先定主意則求賢之心狹而差自此始矣。後再爲考官率持是說故所取每稱得人。嘗防講罷論京師恃東南運糧爲實竭民力以航不測非所以寬遠人而因地利也。與同列進曰京師之東瀕海數千里北極遼海南濱青齊萑葦之場也。海潮日至淤爲沃壤用浙人之法築堤捍水爲田聽富民欲得官者命其衆分授以地官定其畔以爲限能以萬夫耕者授以萬夫之田爲萬夫之長千夫

百夫亦如之。察其惰者而易之。一年勿征也。二年勿征也。三年視其成以地之高下定額於朝廷。以次漸征之。五年有積蓄命以官就所儲給以祿。十年佩之符印得以傳子孫。如軍官之法則東面民兵數萬可。以近衛京師外禦島夷遠寬東南海運以紓疲民。遂富民得官之志而獲其用。江海游食盜賊之類皆有所歸。議定於中說者以爲一有此制則執事者必以賄成而不可爲矣。事遂寢。其後海口萬戶之設大略宗之一日命集草制封乳母夫爲營都王使貴近阿營夔夔傳旨二人者素忌集繆言制封恭國公集具

藁俄丞相自楊前來索制詞甚急集以藁進丞相愕然問故集知爲所給卽請易藁以進終不自言二人者愧之其雅量類如此碑板之文未嘗苟作南昌富民有伍真父者貲產甲一方娶諸王女爲妻充本位下郡總管旣卒其子屬豐城士甘慤求集文銘父墓奉中統鈔五百錠準禮物集不許慤愧歎而去其交游尤厚者曰范梈元明善早以文章自豪出入秦漢間晚益精詣有文集行世初在江西金陵每與虞集劇論以相切劘明善言集治諸經惟朱子所定者耳自漢以來先儒所嘗盡心者考之殊未博集亦言凡

爲文辭得所欲言而止必如明善云若雷霆之震驚鬼神之靈變然後一非性情之正也二人初相得甚驩至京師乃復不能相下董士選之自中臺行省江浙也二人者俱送出都門外士選曰伯生以教導爲職當早還復初宜更送我集還明善送至二十里外士選下馬入邸舍中爲席出橐中肴酌酒同飲乃舉酒屬明善曰士選以功臣予出入臺省無補國家惟求得佳士數人爲朝用之如復初與伯生他日必皆光顯然恐不免爲人構間復初中原人也仕必當道伯生南人將爲復初摧折今爲我飲此酒甚勿如是

明善受卮酒跪而酌之起立言曰誠如公言無論他
日今際已開矣請公再賜二卮明善終身不敢忘公
言乃再飲而別真人吳全節與明善交尤密嘗求明
善作文既成明善謂全節曰伯生見吾文必有譏彈
吾所欲知成季爲我治具招伯生來觀之若已入石
則無及矣明日集至明善出其文問何如集曰公能
從集言去百有餘字則可傳矣明善卽泚筆屬集凡
刪百二十字而文益精當明善大喜乃驩好如初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十六

左編

人類 儒

周屈原

周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爲楚懷王左徒博聞彊志明於治亂嫺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爲憲令屈平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爲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

功曰以爲非我莫能爲也。王怒而疏屈平。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辯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既疎，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昧。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走。趙起，不內。復之秦，竟歿於秦，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爲令尹。令尹子蘭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屈原至於江濱。

漢司馬相如

司馬相如字長卿，蜀郡成都人也。少時好讀書，學擊劍，名。天子相如既學慕蘭相如之爲人也。更名相如，以辟爲郎。事孝景帝，爲武騎常侍。非其好也。會景帝不好辭賦，是時梁孝王來朝，從游說之士，齊人鄒陽、淮陰枚乘、吳嚴忌、夫子之徒，相如見而說之，因病免。

客游梁，得與諸侯游，士居數歲，乃著子虛之賦。會梁
孝王薨，相如歸而家貧，無以自業，素與臨邛令王吉
相善，吉曰：「長卿久宦游不遂，而日來過我，於是相如
往舍都亭，臨邛令繆爲恭敬，日往朝相如，相如初尚
見之後，稱病使從者謝吉，吉愈益謹肅。臨邛多富人，
卓王孫僮客八百人，程鄭亦數百人，乃相謂曰：「令有
貴客，爲具召之。」并召令，令既至，卓氏客以百數。至日
中，請司馬長卿，長卿謝病不能臨，臨邛令不敢嘗食，
身自迎相如，相如爲不得已而強往，一坐盡傾酒酣，
臨邛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以自娛。」相如辭。

謝爲鼓一再行，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
相如繆與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相如時從車騎，雍
容閒雅，甚都，及飲卓氏弄琴，文君竊從戶窺，心說而
好之，恐不得當也。既罷，相如乃令侍人重賜文君侍
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與馳歸成都家，徒
四壁立。卓王孫大怒曰：「女不材，我不忍殺，一錢不分
也。」人或謂王孫，王孫終不聽。文君久之不樂，謂長卿
曰：「第俱如臨邛，從昆弟假貸，猶足以爲生，何至自苦
如此？」相如與俱之臨邛，盡賣車騎，買酒舍，乃令文君
當爐，相如身自著犢鼻禪，與庸保雜作滌器於市中。

卓王孫恥之爲杜門不出昆弟諸公暇謂王孫曰有一男兩女所不足者非財也今文君旣失身於司馬長卿長卿故倦遊雖貧其人材足依也且又令客奈何相辱如此卓王孫不得已分與文君僮百人錢百萬及其嫁時衣被財物文君乃與相如歸成都買田宅爲富人居久之蜀人楊得意爲狗監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爲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請爲天子遊獵之賦上令尚書給筆札相如以子虛虛言也爲楚稱烏

有先生者烏有此事也爲齊難於是公者于是人也欲明天子之義故虛藉此三人爲辭以推天子諸侯之苑囿其卒章歸之於節儉因以風諫奏之天子天子大說以爲郎相如爲郎數歲會唐蒙使略通夜郎西爨中發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爲發轉漕萬餘人用軍興法誅其渠師巴蜀民大驚恐上聞之乃使相如責唐蒙等因喻告巴蜀民以非上意相如還報唐蒙已略通夜郎因通西南夷道發巴蜀唐漢卒作者數萬人治道二歲道不成士卒多物故費以巨萬計蜀民及漢用事者多言其不便是時邛笮之君長聞

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多欲願爲內臣妾請吏比南夷天子問相如相如曰邛笮冉駹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時嘗通爲郡縣至漢興而罷今誠復通爲置郡縣愈於南夷天子以爲然乃拜相如爲中郎將建節往使副使王然于壹充國呂越人馳四乘之傳因巴蜀吏幣物以賂西南夷至蜀大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蜀人以爲寵於是卓王孫臨邛諸公皆因門下獻牛酒以交驩卓王孫喟然而歎自以得使女尚司馬長卿晚而厚分與其女財與男等相如使略定西南夷邛笮冉駹斯掄之君皆請爲臣妾除邊關邊

關益斥西至沫若水南至犍河爲徼通零山道橋孫水以通邛都還報天子天子大說相如使時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不爲用唯大臣亦以爲然相如欲諫業已建之不敢乃著書籍蜀父老爲辭而已詰難之以風天子且因宣其使指令百姓知天子之意其後人有上書言相如使時受金失官居歲餘復召爲郎相如口噤而善著書嘗有消渴疾與卓氏婚饒於財故其任宦未嘗肯與公卿國家之事常稱病閒居不慕官爵常從上至長楊獵是時天子方好自擊熊羆馳逐野獸相如上疏諫上善之還過宜春宮奏賦以

哀二世行失因拜爲孝文園令天子旣美子虛之事相如見上好僊道因曰上林之事未足美也尚有靡者臣嘗爲大人賦未就請具而奏之相如以爲列僊之儒居山澤間形容甚臞此非帝王之僊意也乃遂奏大人賦相如旣奏大人之頌天子大說飄飄有凌雲之氣似游天地之間意相如旣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司馬相如病甚可往從悉取其書若後失之矣使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家無書問其妻對曰長卿固未嘗有書也時時著書人又取去長卿未死時爲一卷書曰有使者來求書奏之無他書其遺札書言封禪事所忠奏其書天子異之司馬相如旣卒五歲天子始祭后土八年而遂先禮中嶽封于大山至梁父禪肅然相如他所著若遺平陵侯書與五公子相難草木書篇不采采其著公卿者云

魏王粲

內建安七子

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也曾祖父龔祖父暢皆爲漢三公獻帝西遷粲徙長安左中郎將蔡邕見而奇之時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嘗車騎填巷賓客盈坐聞粲在門倒屣迎之粲至年旣幼弱容狀短小一坐盡驚邕曰此王公孫也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

文章盡當與之，年十七司徒辟詔除黃門侍郎以西
京擾亂皆不就，乃之荊州依劉表，表以粲貌寢而體
弱雖悅不甚重也。粲羈旅無聊作登樓賦以見志。表
卒，粲勸表子琮令歸曹操，操徵辟爲丞相掾，賜爵關
內侯，操置酒漢濱，粲奉觴賀曰：方今表紹起河北，杖
大衆志兼天下，然好賢而不能用，故奇士去之。劉表
雍容荆楚，坐觀時變，自以爲西伯，可規士之避亂，荆
州者皆海內之雋傑也，表不知所任，故國危而無輔。
明公定冀州之日，下車卽繕其甲卒，收其豪傑而用
之，以橫行天下，及平江漢，引其賢雋而置之列位，使

海內回心，望風而願治，文武並用，英雄畢力，此三王
之舉也。

始曹丕爲五官將，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學，粲與北海
徐幹字偉長、廣陵陳琳字孔璋、陳留阮瑀字元瑜、汝
南應瑒字德璉、東平劉楨字公幹並見，友善。幹爲司
空，軍謀祭酒，掾屬五官將文學，幹清玄體道，大行修
備，總識洽聞，操翰成章，輕官忽祿，不耽世榮。建安中
曹操特加旌命，以疾休息，後除上艾，長又以疾不行。
琳前爲何進主簿，進欲誅諸宦官，太后不聽，進乃召
四方猛將，並使引兵向京城，欲以劫恐太后，琳諫進

曰、易稱卽鹿無虞、諺有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況國之大事、其可以詐立乎、今將軍總皇威、握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以此行事、無異於鼓洪爐以燎毛髮、但當速發雷霆、行權立斷、違經合道、天人順之、而反釋其利器、更徵於他、大兵合聚、疆者爲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必不成功、祇爲亂階、進不納其言、竟以取禍、琳避難冀州、袁紹使與文章、嘗爲紹檄曹操云、操祖父中常侍騰、饕餮放橫、傷化虐民、父嵩、乞匄携養、因賊假位、云云、袁氏敗、琳歸操、操謂曰、卿昔爲本初移書、但可臯狀孤而已、惡惡止其

身、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謝臯操愛其才而不咎、瑀少受學於蔡邕、建安中、都護曹洪欲使掌書記、瑀終不爲屈、操並以琳瑀爲司空、軍謀祭酒、管記室、軍國書檄、多琳瑀所作也、琳作諸書及檄、草成呈操、操先苦頭風、是日疾發、臥讀琳所作、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病、數加厚賜、操嘗使瑀作書與韓遂、時操適近出、瑀隨從、因於馬上具草書成、呈之、操擘筆欲有所定、而竟不能增損、琳徙門下督瑀爲倉曹掾、屬瑒、瑒各移、操辟爲丞相掾、屬瑒、轉爲平原侯庶子、後爲五官將、文學、曹丕常賜植廊落帶、其後師死、欲借取以爲像、因

書嘲楨云夫物因人爲貴故在賤者之手不御至尊之側今雖取之勿嫌其不反也楨答曰楨聞荆山之璞曜元后之寶隨侯之珠獨衆士之好南垠之金登窈窕之首懸貂之尾綴侍臣之幘此四寶者伏朽石之下潛汗泥之中而揚光千載之上發彩疇昔之外亦皆未能初自接於至尊也夫尊者所服卑者所修也貴者所御賤者所先也故夏屋初成而大匠先立其下嘉禾始熟而農夫先嘗其粒恨楨所帶無他妙飾若寶殊異尚可納也楨辭旨巧妙皆如是由是特爲諸公子所親愛其後太子嘗請諸文學酒酣坐歡

命夫人甄氏出拜坐中衆人咸伏而楨獨平視操聞之乃收楨滅死輪作咸著文賦數十篇瑀以十七年卒幹琳瑒楨二十二年卒曹丕書與元城令吳質曰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澹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矣著中論二十餘篇辭義典雅足傳于後德璉常斐然有迹作意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孔璋章表殊健徵爲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適耳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宣獨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

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也昔伯牙絕絃於
鍾期仲尼覆醢于子路痛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
逮也諸子但爲未及古人自一時之雋也與論曰今
之文人魯國孔融廣陵陳琳山陽王粲北海徐幹陳
留阮瑀汝南應瑒東平劉楨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
於辭無所假咸自以騁騏驎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
粲長於辭賦幹時有逸氣然非粲匹也如粲之初征
登樓槐賦征思幹之玄復漏卮圓扇橘雖張蔡不過
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琳瑀之章表書記今之雋也
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

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辭至于雜以嘲戲及其所
善楊班之儔也潁川邯鄲淳字子叔博學有才童又
善蒼雅蟲篆許氏指初平時從三輔客荊州荊州內
附曹操素聞其名召與相見甚敬異之時五官將博
延英儒亦宿聞淳名因啓淳欲使在文學官屬中會
臨菑侯植亦求淳操遣淳詣植植初得淳甚喜延入
坐不先與談時天暑熱植因呼常從取水自澡訖傳
粉遂科頭拍袒胡舞五椎鍛跳丸擊劍誦俳優小說
數千言訖謂淳曰邯鄲生何如邪於是乃更著衣幘
整儀容與淳評說混元造化之端品物區別之意然

後論羲皇以來賢主名臣烈士優劣之差次頌古今
文章賦誄及當官政事宜所先後又論用武行兵倚
伏之勢乃命厨宰酒炙交至坐席默然無與侑者及
暮淳歸對其所知歎植之才謂之天人而于時世子
未立操俄有意於植而淳屢稱植才由是五官將皆
不悅及黃初初以淳爲博士給事中淳作投壺賦千
餘言奏之曹丕以爲工賜帛千疋陳雷路粹宇文蔚
少學於蔡邕初平中隨車駕至三輔建安初以高才
與京兆嚴像擢拜尙書郎像以兼有文武出爲揚州
刺史粹後爲軍謀祭酒與陳琳阮瑀等共記室及孔

融有過操使粹爲奏丞相指數致融學其大略言融在
北海見王室不寧招合徒衆欲圖不軌言我大聖之
後也而滅於宋有天下者何必卵金刃又云融爲九
列不遵朝儀禿巾微行唐突宮掖又與白衣襦衡言
論放蕩衡與融更相贊揚衡謂融曰仲尼不死也融
答曰顏淵復生凡說融諸如此輩辭語甚多融誅之
後人覩粹所作無不嘉其才而畏其筆也至十九年
粹轉爲秘書令從大軍至漢中坐違禁賤請驢伏法
太子素與粹善聞其死爲之歎惜及卽位特用其子
爲長史魚豢曰尋省往者魯連鄒陽之徒援譬引類

以解締結誠彼時文辯之雋也今覽王徐阮陳路請
人前後文旨亦何昔不若哉其所以不論者時世異
耳余又竊怪其不甚見用以問大鴻臚卿韋仲將仲
將云仲宣傷於肥慙休伯都無格檢元瑜病於體弱
孔璋實自龕疏文蔚性頗忿鷙如是彼爲非徒以脂
燭自煎糜也其不高蹈盖有由矣然君子不責備于
一人譬之朱漆雖無楨幹其爲光擇亦壯觀也沛國
丁儀丁廙弘農楊修河內荀緯等亦有文采而不在
此七人之例瑒弟璩璩子貞咸以文章顯璩官至侍
中貞咸熙中叅相國軍事

晉阮籍

州咸瞻字

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也父瑀魏丞相掾知名於
世籍容貌瓌傑志氣宓放傲然獨得任性不羈而喜
怒不形于色或閉戶視書累月不出或登臨山水經
日忘歸博覽羣籍尤好莊老嗜酒能嘯善彈琴當其
得意忽忘形骸時人多謂之癡惟族兄文業每歎服
之以爲勝已由是咸共稱異籍嘗隨叔父至東郡兗
州刺史王昶請與相見終日不開一言自以不能測
太尉蔣濟聞其有雋才而辟之初濟恐籍不至得記
欣然遣卒迎之而籍已去濟大怒于是鄉親共喻之

乃就吏後謝病歸復爲尚書郎少時又以病免及曹
爽輔政召爲叅軍籍因以疾辭屏于里歲餘而爽誅
時人服其遠識司馬懿爲太傅命籍爲從事中郎及
帝崩復爲司馬師大司馬從事中郎高貴鄉公卽位
封關內侯徙散騎常侍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
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
爲常昭初欲爲子炎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
而止鍾會歎以時事問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
以酣醉獲免及司馬昭輔政籍嘗從容言于昭曰籍
曾游東平樂世

昭大悅卽拜籍爲東平相籍乘

驢到郡壞府舍屏障使內外相望法令清簡旬日而
還昭引爲大將軍從事中郎有司言子殺母者籍曰
嘻殺父乃可至殺母乎坐者怪其失言昭曰殺父天
下之極惡而以爲可乎籍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殺
父禽獸之類也殺母禽獸之不若衆乃悅服朝論以
其名高欲顯崇之籍以世故多祿仕而已籍聞步兵
厨營人善釀有時酒三百斛乃求爲步兵校尉遺落
世事雖去佐職恒游府內朝宴必與焉會昭讓九錫
公卿將勸進使籍爲其辭籍沈醉忘作臨詣府使取
之見籍方據案醉眠使者以告籍便書案使寫之無

所改竄辭甚清壯爲時所重籍雖不拘禮教然發言
玄遠口不臧否人物性至孝母終正與人圍碁對者
求止籍留與決賭旣而飲酒二斗舉聲一號吐血數
升嘗登庸武觀楚漢處歎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
登民牢山望京邑而歎于是賦豪傑詩景元四年冬
卒時年五十四籍能屬文初不留思作詠懷詩八十
餘篇爲世所重著達莊論叙無爲之貴文多不錄籍
嘗於蘇門山遇孫登與商略終古及棲神導氣之術
登皆不應籍因長嘯而退至半嶺聞有聲若鸞鳳之
音響乎巖谷乃登之嘯也遂歸著大人先生傳籍口
不論人過而自然高邁故爲禮法之士何曾等深所
仇疾司馬昭常保持之卒以壽終

晉陸機

陸機字士衡吳郡人也祖遜吳丞相父抗吳大司馬
機身長七尺其聲如鐘少有異才文章冠世伏膺儒
術非禮不動抗卒領父兵爲牙門將年二十而吳滅
退居舊里閉門勤學積有十年以孫氏在吳而祖父
世爲將相有大勲於江表深慨孫皓舉而棄之乃論
權所以得皓所以亾又欲述其祖父功業遂作辯亾
論二篇至太康末與弟雲俱入洛造太常張華華素

重其名，如舊相識曰：伐吳之役，利獲二俊，又嘗食羊酪，謂機曰：卿吳中何以敵此？答云：千里蓴羹，未下鹽豉，時人稱爲名對。張華薦之諸公，後太傅楊駿辟爲祭酒，會駿誅遷，著作郎范陽盧志於衆中問機曰：陸遜陸抗於君近遠？機曰：如君於盧毓、盧瑋，志默然。既起，雲謂機曰：殊邦遐遠，各不相悉，何至於此哉？曰：我父祖名播四海，寧不知邪？議者以此定二陸之優劣。趙王倫輔政，引爲相國、參軍，豫誅賈謚，功賜爵關中侯。倫將篡位，以爲中書郎，倫之誅也。齊王回以機識在中書，九錫文及禪詔，疑機與焉，遂收機等九人付

廷尉。賴成都王穎收理之，得減死，徙邊，遇赦而止。時中國多難，顧榮戴若思等咸勸機還吳，機負其才望而志匡世難，故不從。罔旣務功自伐，受爵不讓，機惡之作豪士賦以刺焉。罔不之悟，而竟以敗。機又以聖王經國，義在封建，因採其遠指，著五等論。時成都王穎推功不居，勞謙下士，機旣感全活之恩，又見朝廷屢有變難，謂穎必能康隆晉室，遂委身焉。穎以機參太將軍軍事，表爲平原內史。太安初，穎與河間王顥起兵討長沙王乂，假機後將軍、河北大都督、督北中郎將、王粹冠軍、牽秀等諸軍二十餘萬人。機以三世爲

將道家所忌。又羈旅入官，頓居羣士之右，而王粹、牽秀等皆有怨心。固辭都督，穎不許。機鄉人孫惠亦勸機讓都督於粹。機曰：將謂吾爲首鼠避賊，適所以速禍也。遂行。穎謂機曰：若功成事定，當爵爲郡公，位以台司。將軍勉之矣。機曰：管齊桓任夷吾以建匡合之功，燕惠疑樂毅以失垂成之業。今日之事，在公不在機也。穎左長史盧志心害機，寵言於穎曰：陸機自比管樂，擬君闇主，自古命將遣師，未有臣陵其君而可以濟事者也。穎默然。機始臨戎，而牙旗折，意甚惡之。列軍自朝歌至于河橋，鼓聲聞數百里。漢魏以來，出

師之盛，未嘗有也。長沙王又奉天子，與機戰於鹿苑，機軍大敗，赴七里澗而死者如積。澗水爲之不流。初，宦人孟玖弟超，並爲穎所嬖寵。超領萬人爲小都督，未戰縱兵大掠。機錄其主者，超將鐵騎百餘人直入機麾下奪之。穎謂機曰：貉奴能作督不？機司馬孫拯勸機殺之。機不能用。超宣言於衆曰：陸機將反，又還書與玖言，機持兩端，軍不速決。及戰，超不受機節度，輕兵獨進而沒玖。疑機殺之，遂譖機於穎，言其有異志。將軍公師藩等皆玖所用，與牽秀等共證之。穎大怒，使秀密收機，與穎賤詞，甚悽惻。旣而歎曰：華亭鶴

嗟豈可復聞乎。遂遇害於軍中。時年四十三。二子蔚夏亦同被害。機旣死非其罪。士卒痛之。張華嘗謂之曰。人之爲文。常恨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弟雲嘗與書曰。君苗見兄文。輒欲燒其筆硯。君苗應璩從弟也。後葛洪著書曰。機文猶玄圃之積玉。無非夜光。其宏麗妍贍。美銳漂逸。亦一代之絕乎。然好游權門。與賈謏親善。以進。趣獲譏。

晉左思

左思字太冲。齊國臨淄人。其先齊之公族。有左者。公子因爲氏焉。家世儒學。父雍。殿中侍御史。思少學鍾胡書及琴瑟。皆不成。雍謂友人曰。思所曉解不及我。少時思遂感激勤學。兼善陰陽之術。貌寢口訥。而詞藻壯麗。不好交游。惟以閒居爲事。造齊都賦。一年乃成。復欲賦三都。遂構思十年。門庭藩溷。皆著筆紙。遇得一句。卽疏之。復以所見不博。求爲秘書郎。及賦成。時人未之重。思自以其作不謝。班張恐以人廢言。安定皇甫謐有高譽。思造而示之。謐稱善。爲其賦序。繼而張載。劉逵。衛瓘。張華。一時經學名公。咸稱述之。於是豪貴之家。競相傳寫。初陸機入洛。欲爲此賦。聞思作之。撫掌而笑。與弟雲書曰。此間有儉父。欲作三都。

賦須其成。當以覆酒甕耳。及思賦出機歎伏。以爲不能加也。遂輟筆焉。齊王問命爲記室。辭不就。終于家。

晉陶潛

陶潛字元亮。大司馬侃之曾孫也。祖茂。武昌太守。潛少懷高尚。博學善屬文。穎脫不羈。任真自得。爲鄉鄰之所貴。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曰。先生不知何許人。不詳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爲號焉。閒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欣然忘食。性嗜酒。而家貧不能恒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必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環堵蕭然。

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已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以親老家貧。起爲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江州刺史檀道濟往候之。偃臥。瘠餒。有日矣。道濟謂曰。賢者處世。天下無道。則隱。有道則仕。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對曰。潛也。何敢望賢。志不及也。道濟饋以梁肉。麾而去之。劉敬宣以破桓歆功。遷建威將軍。江州刺史。鎮潯陽。辟潛參其軍事。時潛年四十也。潛當年抱經濟之器。藩輔交辟。遭時不兢。將以振復宗國爲已任。回翔十載。卒屈于

戎幕佐吏用是志不獲騁而良圖弗集明年決策歸
休矣彭澤義熙三年解印去縣在縣八十日乃賦歸去來
辭頃之徵著作郎不就既絕州郡覬謁其鄉親張野
及周旋人羊私齡龐遵等或有酒要之或要之共至
酒坐雖不識主人亦欣然無忤酣醉便反未嘗有所
造詣所之唯至田舍及廬山游觀而已刺史王弘以
元熙中臨州甚欽遲之後詣潛潛稱疾不見既而語
人云我性不狎世因疾守閑幸非潔志慕聲豈敢以
王公紆軫爲榮邪大諸以不賢此劉公幹所以招謗
君子其臯不細也弘每令人候之密知當往廬山乃

遣其故人龐通之等齎酒具先於半道要之潛比遇
便引酌野亭欣然忘返弘乃出與相聞遂歡宴窮日
潛無履弘顧左右爲之造履左右請履度潛便於坐
申脚令度焉弘要之還州問其所乘答云素有脚疾
向乘籃輿亦足自反乃令門生二兒共輿之至州言
笑賞適不覺有羨於華軒也引後欲見輒於田澤間
候之至於酒米乏絕亦時相贍其親朋好事或載酒
肴而往潛亦無所辭焉先是顏延之爲劉抑後軍功
曹在潯陽與潛情款後爲始安郡經過潯陽日造潛
飲焉每往必酣飲致醉弘欲邀延之坐彌日不得延

之臨去留二萬錢與潛潛悉遣送酒家稍就取酒時
周續之入廬山事釋惠遠彭城劉遺民亦遁迹匡山
潛又不應徵命謂之潯陽三隱後刺史檀韶苦請續
之出州與學士祖企謝景夷三人共在城北講禮加
以讐校所住公廨近於馬隊是故潛示其詩云周生
述孔業祖謝響然臻馬隊非講肆校書亦已勤其妻
瞿氏亦能安勤苦與其同志自以曾祖晉世宰輔耻
復屈身後代自劉裕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每一醉則
大適融然唯性又不營生業家務悉委之兒僕未嘗
有喜慍之色唯遇酒則飲時或無酒亦雅詠不輟初

廬山東林寺主釋慧遠集緇素百二十有三人於山
西巖下般若臺精舍結白蓮社歲以春秋二節會同
社朝宗靈像也及義義十年命劉遺民撰同誓文以
申嚴斯事其間譽望尤著爲當世推重者號社中十
八賢劉遺民雷次宗周續之等預焉時秘書丞謝靈
運才學爲江左冠而負才傲物少所推挹一見惠遠
遽改容致敬因於神殿後鑿二池植白蓮以規求入
社惠遠察其心雜拒之靈運晚節疎放不檢果不克
令終中書侍郎范甯直節立朝爲權貴譖忌出守豫
童惠遠移書邀入社甯辭不至盖未能頓委世緣也

潛與惠遠雅素寧爲方外交而不願齒社列惠遠遂
作詩博酒鄭重招致竟不可訕蕭統云淵明文章不
羣詞彩精拔跌宕昭彰獨超衆類抑揚爽朗莫之與
京橫素波而旁流于青雲而直上語時事則指而可
想論懷抱則曠而且真加以貞志不休安道苦節不
以躬耕爲耻不以無財爲病自非大賢篤志與道污
隆孰能如是乎黃庭堅曰謝靈運庾信之詩鑪錘之
功不遺餘力然未能窺彭澤數仞之牆者二子有意
於俗人贊毀其工拙淵明直寄焉又曰寧律不諧不
使句弱用字不工不使語俗此瘦信之所長也然有

意於爲詩也至於淵明則所謂不煩繩削而自合者
雖然巧于斧斤者多疑其拙窘於檢括者輒病其放
淵明之拙與放豈可爲不知者道哉朱熹曰晉宋人
物雖曰尚清高然箇箇要官職這邊一面清談那邊
一面招權納貨陶淵明真箇是能不要此所以高於

晉宋人物

宋謝靈運

謝靈運祖玄晉車騎將軍靈運少好學博覽羣書文
章之美與顏延之爲江左第一縱橫俊發過於延之
深密則不如也從叔琨特加愛之襲封康樂公爲琅

瑯王大司馬行參軍性豪侈車服鮮麗衣物多改舊形制世共宗之咸稱謝康樂也宋武帝在長安靈運奉使慰勞宋受命降公爵爲侯又爲太子左衛率靈運多愆禮度朝廷唯以文義處之不以應實相許自謂才能宜參權要既不見知常懷憤惋廬陵王義真少好文籍與靈運情款異常少帝卽位權在大臣靈運構扇異同非毀執政司徒徐羨之等患之出爲永嘉太守郡有各山水靈運素所愛好出守旣不得志遂肆意游遨徧歷諸縣動踰旬朔理人聽訟不復關懷所至輒爲詩詠以致其意在郡一周稱疾去職從

弟晦弘微等並與誓止之不從靈運父祖並葬始寧縣并有故宅及墅遂移籍會稽修舊業傍山帶江盡幽居之美與隱士王弘之等放盪爲娛有終焉之志每有一首詩至都下貴賤莫不競寫宿咎間士庶皆徧名動都下作山居賦并自注以言其事文帝誅徐羨之等徵爲傳書監令撰晉書粗立條流書竟不就尋遷侍中賞遇甚厚靈運詩書皆兼獨絕每文竟手自寫之文帝稱爲二寶旣自以名輩應叅時政至是唯以文義見接每侍上宴談賞而已王曇首殷景仁等名位素不踰之並見任遇意旣不平多稱疾不朝

直穿池植芰種竹樹果驅課公役無復期度出郭游行或一百六七十里經旬不歸既無表聞又不請急上不欲傷大臣諷旨令自解靈運表陳疾賜假東歸將行上書勸伐河北而游娛宴集以夜續晝復爲御史中丞傅隆奏免官是歲元嘉五年也靈運既東與族弟惠連東海何長瑜等以文章賞會其爲山澤之游時人謂之四友惠連幼有奇才不爲父方明所知靈運去永嘉還始寧時方明爲會稽靈運造方明遇惠連大相知賞靈運性無所推唯重惠連與爲刎頸交時何長瑜教惠連讀書亦在郡內靈運又以爲絕

倫謂方明日阿連才悟如此而尊作常兒遇之長瑜當今仲宣而飭以下客之食尊旣不能禮賢宜以長瑜還靈運載之而去靈運因祖父之資生業甚厚奴僮旣衆義從門生數百鑿山浚湖功役無已尋山陟嶺必造幽峻巖嶂數十重莫不備盡登躡常著木屐上山則去其前齒下山去其後齒嘗自如寧南山伐木開徑直至臨海從者數百臨海太守王琇驚駭謂爲山賊未知靈運乃安又要琇更進琇不肯靈運贈琇詩曰邦君難地嶮旅客易山行在會稽亦多從衆驚動縣邑太守孟顛事物精懇而爲靈運所輕嘗謂

顓曰得道應須慧業、文人生天當在靈運前、成佛必
 在靈運後、顓深恨此言、又與王弘之諸人、出千秋亭
 飲酒、俛身大呼、顓深不取、遣信相聞、靈運大怒、日身
 自大、呼何關癡人事、會稽東郭有回踵湖、靈運求決
 以為田、文帝令州郡履行此湖去郭近水物所出、百
 好惜之、顓堅執不與、靈運既不得回踵、又求始寧休
 嶺湖為田、顓又固執、靈運謂顓非存利人、政慮決湖
 多害生命、言論傷之、與顓遂隙、因靈運橫恣、表其異
 志、發兵自防、露板上言、靈運馳詣闕上表、自陳本末、
 文帝知其見誣、不罪也、不欲復使東歸、以為臨川內

與太守際
 不已馴至
 救身惜哉

史在郡游放、不異永嘉為有司所糾、司徒遣使隨州
 從事鄭望生收靈運、靈運與兵叛逆、遂有逆志、為詩
 曰、韓亾子房奮秦帝、魯連恥、本自江海人、忠義感君
 子、追討禽之、送廷尉、廷尉論正斬刑、上愛其才、降官
 徙廣州、後秦郡府將宋齊受使至涂口、行達桃墟村、
 有七人下路聚語、疑非常人、還告郡縣、道兵隨齊掩
 討禽之、其一人性趙名欽云、同村薛道雙先與靈運
 兵事、道雙因同村成國報、欽云、靈運犯事、徙廣州、給
 錢令買弓箭刀楯等物、使道雙要合鄉里徒兒於三
 江口募之、若得者如意、後、功勞是同、遂合部黨、要謝

不得及還、饑饉緣路爲劫、有司奏收之、文帝詔於廣州棄市、臨死作詩曰、龔勝無餘生、李業有終盡、嵇公理既迫、霍生命亦殞、所稱龔勝、李業、猶前詩子房、魯連之意也、時元嘉十年年四十九、

宋顏延之

顏延之字延年琅邪臨沂人也、鴈門周續之隱廬山、儒學著稱、永初中徵詣都下、開館以居之、武帝親幸朝彥畢、至延之官、官列畢引升上席、上使問續之、三義續之推揚辭辯、延之每以簡要連挫、續之上又使還、自敷釋言約理、暢莫不稱善、時尚書令傅亮自以

文義一時莫及、延之負其才、不爲之下、亮甚疾焉、廬陵王義真待之甚厚、徐羨之等疑延之爲同異、意甚不悅、少帝卽位、累遷、嬪安太守、領軍、謝晦謂延之曰、昔荀勗忌阮咸、斥爲始平郡、今卿又爲始安、可謂二始、黃門郎殷景仁亦謂之曰、所謂人惡俊異、世疵文雅、延之郡道經汨潭、爲湘州刺史、張邵祭屈原文、以致其意、元嘉三年羨之等誅、徵爲中書侍郎、轉太子中庶子、領步兵校尉、賞遇甚厚、延之疎誕、不能取容當世、見劉湛殷景仁專當要任意、有不平、常言天下事、豈一人之智所能獨了、辭意激揚、每犯權要、湛言

於彭城王義康出爲永嘉太守延之甚怨憤乃作五君詠以述竹林七賢山濤王戎以貴顯被黜詠嵇康云鸞翮有時鍛龍性誰能馴詠阮籍云物故不可論途窮能無慟詠阮咸云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詠劉伶云韜精日沈飲誰知非荒宴此四句蓋自序也湛及義康以其辭肯不遜大怒欲黜爲遠郡文帝與義康詔曰宜令思愆思閭猶復不悛當驅往東土乃至難恕者自可隨事錄之於是延之屏居不豫人間者七載劉湛誅後起延之爲御史中丞在任從容無所舉奏遷國子祭酒坐買人田不肯還直尚書左丞

荀赤松奏之時沙門釋慧琳以才學爲文帝所賞朝廷政事多與之謀上每引見常升獨榻延之甚疾焉因醉自上曰昔同子參乘袁絲正色此三台之坐豈可使刑餘居之上變色延之性既褊激兼有酒過肆意直言曾無回隱故論者多不與之謂之顏彪三十年致事元凶弒立以爲光祿大夫長子竣爲孝武參軍及義師入討竣定密謀兼造書檄劭召延之示以檄文問曰此筆誰造延之曰竣之筆也又問何以知之答曰竣筆體臣不容不識劭又曰言辭何至乃爾延之曰竣尚不顧老臣何能爲陛下邵意乃釋由是

得免。竣既貴重，權傾一朝，凡所資供，延之一無所受。器服不改，宅宇如舊，常乘羸牛車，逢竣鹵簿，卽屏住道側。

唐陳子昂

陳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人。子昂十八，未知書，以富家子尚氣，決弋博自如。他日入鄉校，感悔，卽痛修飭。文明初，舉進士。時高宗崩，將遷梓宮，長安於是關中無歲。子昂盛言東都勝塏，可營山陵，上書垂拱初詔問羣臣調元氣當以何道。子昂因是勸，后與明堂大學后召見，賜筆札，中書省令條上利害。子昂對三事：

其三言天下有危機，禍福因之而生。機靜則有福，動則有禍。百姓安則樂生，不安則輕生者，是也。今軍旅之弊，夫妻不得安，父子不相養，五六年矣。自劔南盡河隴，山東由青徐，曹汴河北舉滄瀛，趙鄭或困水旱，或頓兵疫死，亾流離略盡。尚賴陛下憫其失職，凡兵戍調發，一切罷之，使人得妻子相見，父兄相保，可謂能靜其機也。然臣恐將相有貪夷狄利，以廣地疆，武說陛下者欲動其機。機動則禍構，宜修文德，去刑罰，勸農桑，以息疲民，蠻夷知中國有聖王，必累譯至矣。于時吐蕃九姓叛，詔田揚名發金山道十姓兵討之。

十姓君長以三萬騎戰有功遂請入朝后責其嘗不奉命擅破回紇不聽子昂上疏曰國家能制十姓者繇九姓疆大臣服中國故勢微弱委命下吏今九姓叛亾北蕃喪亂君長無主回紇殘破磧北諸姓已非國有欲倚角亾叛唯金山諸蕃共爲形勢有司乃以揚名擅破回紇歸十姓之罪拒而遣還不使入朝恐非羈戎之長策也夫戎猶鳥獸親之則順疑之則亂今阻其善意則十姓內無國家親信之恩外有回紇報讐之患懷不自安鳥駭狼顧則河西諸蕃自此拒命矣且夷狄相攻中國之福今回紇已破旣無可言

十姓非辜又不當絕罪止揚名足以慰其酋領矣后方謀開蜀山由雅州道翦生羌因以襲吐蕃子昂上書以七驗諫止之曰臣聞亂生必由於怨雅州羌未嘗一日爲盜今無罪蒙戮怨必甚怨甚則蜂駭且亾而邊邑連兵守備不解蜀之禍構矣東漢喪敗亂始諸羌一驗也吐蕃黠獠抗天誅者二十餘年前日薛仁貴郭待封以十萬衆敗大非川一甲不返李敬玄劉審禮舉十萬衆因青海身執賊廷關隴爲空今廼欲建李處一爲上將驅疲兵襲不可幸之吐蕃舉爲賊笑二驗也夫事有求利而得害者晉蜀與中國不

通秦以金牛美女啖蜀侯侯使五丁力士棧褒斜鑿
通谷迎秦之饋秦隨以兵而地入中州三驗也吐蕃
愛蜀富思盜之矣徒以障隧隘絕頓餓喙不得遠今
撒山羌開阪險使賊得收奔亾者以攻邊是除道待
賊舉蜀以遺之四驗也蜀爲西南一都會中國之寶
府又人富粟多浮江而下可濟中國今圖僥倖之利
以事西羌得羌地不足耕得羌財不足富是過殺無
辜之衆以傷陛下之仁五驗也蜀所恃有險也蜀所
安無役也今開蜀險役蜀人險開則便寇人役則傷
財臣恐未及見羌而姦盜在其中矣異時益州長史

李崇真託言吐蕃寇松州天子爲出軍帥趣轉餉以
備之不三年巴蜀大困不見一賊而崇真姦賊已鉅
萬今得非有姦臣圖利復以生羌爲資六驗也蜀士
庭孱不知兵一虜持矛百人不敢當若西戎不卽破
滅臣見蜀之邊垂且不守而爲羌夷所暴七驗也國
家近廢安北拔單于棄龜茲疏勒天下以爲務仁不
務廣務養不務殺行太古三皇事今徇貪夫之議誅
無罪之羌遺全蜀患此臣所未諭方山東饑關隴弊
生人流亾誠陛下寧靜思和天人之時安可動甲兵
興大役以自生亂又西軍失守北屯不利邊人駭情